



仿古字版
刊叢著名林藝

蹟著者墨附

藝舟雙楫

包世臣著

廣藝舟雙楫

康有爲著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著

畫筌

笪重光著

畫詁

龔賢著

桐陰畫訣

秦祖永著

桐陰論畫

秦祖永著

世界書局發行

MG
J292.1
36

包世臣著

藝舟雙楫
林名著
卷第一種

世界書局印行



3 2167 8860 8

中西沖和龍藏碑擅場或臨永禪師
山陰面日迷繁縝誰先注廬雲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故額集力而碑
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
之書平謂左軍字勢雄穆此其庶幾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誨人。諭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衰。以迄於今。別裁雜出。支離無紀。且七百年。所以近人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諸家得失。惲子居自述力學所得。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蓬轉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葺。間與友人問答。必直吐肝鬲。所居既阜。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詬脣之恥。至於兼備篆禮。古人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冗濶。千應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八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嘗。然入主之誦。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徑途。不貽染絲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所云。此子爲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其嘗否耳。若夫論書之作。漱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略。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入文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迨唐初。狀筆勢說結字之文益多。唯孫處禮大暢旨趣。略不留餘。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賦。雖有拙冗。則光曜尤有稱譽。僕姿劣力孱。獨就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嘗古人者。故並紀錄其詞焉。逕縣包世臣。

目錄

論文

文譜道光己丑.....	一
答張翰風書嘉慶庚申.....	五
答董晉卿書癸亥.....	六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己巳.....	七
書贈王慈兩丙子.....	八
與楊季子論文書丁丑.....	八
再與楊季子書丁丑.....	一〇
讀亭林遺書戊寅.....	一一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道光庚寅.....	一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道光壬午.....	一三
詩禮徵文序丁亥.....	一四
書毛詩闕疏序後辛丑.....	一六
春秋異文考證題詞庚子.....	一七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嘉慶乙丑.....	一八

論史記大國表敍道光丁亥.....	一八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丁亥.....	一〇
復石贛州書己亥.....	一一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癸巳.....	一三
晉略序癸卯.....	一四
摘鈔韓昌二子題詞癸卯.....	一五
書韓文後上篇癸卯.....	一六
書韓文後下篇癸卯.....	一八
書桃花扇傳奇後丁亥.....	三〇
東海記傳奇敍己丑.....	三一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詞戊子.....	三一
閻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戊子.....	三一
小倦遊閣記壬午.....	三二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嘉慶甲子.....	三三
五言一首說八比贊陳登之通判留別出都門道光壬辰.....	三三
或問甲辰.....	三四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丁未.....	三六

錢東湖詩序	嘉慶己未	三八	雪都宋月臺繼嗣古文鈔序	辛丑	五一
胡眉峯詩序	道光壬午	三九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五一
書述學六卷後	王午	四〇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五二
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	四一	書陳雲乃廷恩罷讀圖	壬辰	五三
舊業堂文錄序	辛巳	四二	復李邁堂	祖函書戊戌	五四
贈方彥聞序	嘉慶己卯	四二	答陳伯游方海書	辛丑	五五
贈余鐵香序	丁丑	四三	張萱子傳	嘉慶癸亥	五七
湯賓齋先生文集敍	道光己丑	四四	畢成之墓志	丁卯	五八
方岩夫軫詩序	壬辰	四五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道	五九
韋君繡詩序	壬辰	四五	光丙戌		六二
趙平湖政書五篇敍	壬辰	四六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癸巳	六三
讀白華草堂詩集敍	乙未	四七	與陳孝廉金城書	癸巳	六三
述古孝子詩序	己亥	四八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壬辰	六四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四八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	六五
王海樓訟詩序	庚子	四八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己丑	六六
簷菊軒詩初藁序	辛丑	四九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己丑	六七
爲朱震伯序	月底修簷譜	丁酉	皇清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		六七
金寗伯竹所詞序	己亥	五〇			六九
行狀	壬辰	五〇			

翟秀才傳甲辰	七一
論書	
述書上嘉慶丁丑	七二
述書中丁丑	七四
述書下戊寅	七六
歷下筆譚己卯	七八
後附四則	八一
與金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韻戊寅	八一
論書十二絕句己卯	八三
國朝書品道光甲申	八四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癸卯	一〇八
記兩筆工語嘉慶戊寅	一〇八
記兩棒師語戊寅	一〇九
完白山人傳嘉慶丙寅	一一一
刪定吳郡書譜序道光壬辰	一一四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	九二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丁酉	九五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	九五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	九四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	九五
自跋刪擬書譜壬辰	九七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壬辰	九七
十七帖疏證癸巳	九九
與吳熙載書癸巳	一〇五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癸巳	一〇六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癸巳	一〇七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書牘字爲四言詩	
卷後甲午	
十七帖疏證癸巳	
與吳熙載書癸巳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癸巳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癸巳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書牘字爲四言詩	

藝舟雙楫

論文

量光己丑八月。養病寓廬。日與族子孟闇論古文節目。因次為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皴摺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塾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塾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塾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為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為微妙。尚書欽明文思。一字為偶。安安。疊字為偶。允恭克讓二字為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為偶。中六字。綱目為偶。分命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為偶。允釐八字。顛倒為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志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為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為隅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風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為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兩節為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為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為激。有疾而徐不為紓。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眉也。塾拽者。為其立說之不足。對聽也。故塾之使高。為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端。

商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蟄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政。鄉人譙之弗為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得謗。又云。視鋟錫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侈而惰者貧。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墊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磬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一心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於人民者。皆下墊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又云。此惟教死而恐不聽。荀子。螻無不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蠍之穴。無可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撲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少。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小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歿。餘威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櫺捲。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櫺捲。又云。金重於羽素。

豈謂一鉤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苟子樂姚冶以諭。則民流慢鄙肆矣。流慢則亂。亂則爭。爭亂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鱗。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為其所惡。成其所好。轉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侯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即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袒褐。饑者甘糟糠。民之藜藿。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諒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熱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於斯爲極。是故墊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未悟者。既望洋而不知。闡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蹈厲風發。失之則爲樸撻遼落。姪羸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於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者。複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餓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卿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複也。離婁之明節。繁也。聖人旣竭目力。節。複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兼複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複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賞直不苟似順士容論。韓非之說難狐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潤複以鬯趣。複如鼓風之浪。繁如

捲風之雲。浪厚而盪。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陣之雄師。詞圓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逆而順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略舉數端。以需選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垂關紐。或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六誰與王敵。又云。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揮。以斬首爲勇。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證驗。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廁風驚人。而上蔡無所覩焉。曲逆意遠。見於俎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邛竊貲。好時分愛銜晦。既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實。而知居上之不收窮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謨。乃書陳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遷就金華臣傳。遂至僅存闕闔。宋靈作九國春秋。事蹟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卽續其本也。)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車遜文。以美震海之忠。長平侯重揖客。諱擊傷。於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

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遙遠。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罷後返樵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宸緘三復。涕洟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盛加稱引。不惜駁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尙在弱冠。要以有所成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極於死壽不貳。充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雖辱相愛之厚。顧毋以此爲世臣威儀也。等賊一議。區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嚴事。但此事理有光明。不必謂爲推演鄙說耳。追淮矮屋。夕夜之談。等於笙磬。而臨歧握手。唯以苦吟爲誠。仁者之贍。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斷韻語。而箇中舊草。未忍焚棄。篇什頗充。不能駐寫。附緘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尙六朝。尙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爲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鬯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足下專推阮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詁盪難知。天授兩宗。無獨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猶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啓鮑。孟草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霽。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石。以言竟體芳馨。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沉鬱無聞。參軍有其沉鬱。而猶夷不顯。醴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鬱。彦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前聲。處遺氣體高妙。飛子美之精矢。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軒。少保續詠臨河。高唱復吉。珍比素絲。伯玉之駒石。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并長鑪冶。無徇高曾。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後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尙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

良用爲恥耳。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領緣，勿邇奇衷，頗謂以詩自澤，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邊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啟居去歛，近在三程，或能櫂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殊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藝久絕，舊覺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淮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皋侍郎作《駿騽》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與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贍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飾，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臯文《緝修識字諧韻》，而外腴內竭，金匱甫庶常承編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法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斲生靈殊分，使不迫於餓寒，以三年餘暇，沉沒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逼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匯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俳諧雅密，接武鮑庚，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鳴者求其聲，以李杜之材力，耽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滅，至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橫濶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直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儂裁自誤，以誣將來，於今千載，始逢通識，而竊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夭折，僕又藉詞饑驅，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儻色不純，沉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於辰巳之年，道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斬吾智，以厚間出，自茲以往，其

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耆敦讓強忍。博物多能。文起串黃今古。通徹異塵。是皆間氣特育。任重道遠。足下雖以藝勝。唯此獨至。可稽三足。慚形憎貌。無復敢云。謹檢出舊稿十二首。俟俟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為足下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會。文物為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達宦流寓。其詔誥頌贈之文。闡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覩。史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缺。詞義既高。概從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剖劂大暢。蕪穢既所欲略。而清英亦難盡集。亦有書比間。笙詞登畫臂。卽乖達覽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議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間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焉。在此無索珠之勤。義托蓋闕。情同有憾。苦其名脫籍。痕留雪爪。固仰山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誚所由。但徵本事。盡去旁侵。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覈其升降。故有可言。蓋嘗論詞無今古。槩為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懿彼發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閨閣疾苦。由以上聞。雲霄膏澤。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風雲月露。文煥於天。山川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成於人。於以發抒抑鬱。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蹠。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既明。與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摅胸臆。遂感心脾。日遷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爲巧。此則屬對之餘。酬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爲貴。搜羅懸僻。以異爲高。聊充筐篚之需。比於角牴之尙。雖臻綺麗。風斯下矣。茲集所載。宦遊詔賜。大都借材。土著諸賢。瑩自炎漢。維時道南未盛。秀斬瀕江。濟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迺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較之今日。多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長。意義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所流。浸成風俗。君子擇術。器其慎矣。獨至效時指事之章。防患設機之論。唯其事變日更。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簪。漂潦常至。當事之章奏。韋布之條列。辨多切事。方或當疾。是則用志既銳。結體自尊者也。是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徵嗜好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備明

險易。卽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響。遂近驕淫之靡。譏訕雖薄。難云任卹之教。藻續求麗。則緣情有款。採務博。則窮理不真。政鈍之失也。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况夫頑畫爲經。巷議可誦。則已行者舊章不愆。未行者美意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後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致書之訓也已。

書贈王慈爾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爲之所能增損也。心移於得喪。則學必徇人。以徇人爲學。且烏能自成其文乎。唯不以得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爲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者。雖有厚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文之士。其基無不築於此也。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今古同歎。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則反諸吾身而無可指實。既不汎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敗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攻求己之素。通無妨於進取。塞不至於貽悔。斯所遇皆足以進吾之實學。而助吾之真文矣。洮陽慈爾王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塵土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爲染塵土者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儕輩。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求益之意。祇此守自立之心。則廿年前所證盟於大與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爲贈王君。幸無以爲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慈爾成進士。觀政吏部。勤政能自立。爲書吏所憚。常言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笈別後十數年。博覽載籍。爲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衆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奄疫卒於都下。錄此哀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耽齊梁諸子。而下筆顧清迴柔厚。寂寂有西漢之意。世臣儻陋偃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嘆聖

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于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爲文不可落人窠臼。託于退之尙異之旨者。夫窠臼之說。卽記所議之勦說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真異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顛倒條理。刪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讀者。是何異自惑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析筋剗脣。蹒行于市。而矜詡其有異於人人也耶。至於退之諸文。序爲差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諷諭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札。而論者不察。推爲功宗。其有燙鐸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括無攻。至紀事而敍入其人之文。則爲尤難。史記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己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書。多非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爲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已屬摘略。而其局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范所載全文。多形無穢。或加以刪葺。輒又見爲碎缺。故予贍約趙朴之牘。以行己意。而介甫歎焉子長復出者。蓋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鏗鏘。斯爲可尚。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會採未成。互異之稿。足爲

完篇。筆勢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略與予近。猶易爲力。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無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旣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于瞻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後雜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爲差謬。幸甚幸甚。然獎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謂聖道卽王道。研究事務。壁畫精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貿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蠶。始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卽陷非辜。奸民趨死如驚。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飭邪禁非。於是學法家。旣已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鼯奔走者數十年。驗以人情地勢。殊不相遠。斟古酌今。時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救弊之術。偶蒙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尙未知其能焉。審強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強則令必行。故過富強者爲霸。過霸者爲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疊。未有既貧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強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強爲王道。古先其可諷乎。荀子曰。學始於誦詩。終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有禮則安。以禮爲國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于心。非禮之行。時見於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危言。致其推崇。前書方以言道自張。爲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爲此說。是重吾過也。足下又謂苦學彥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纏。非能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昇季友。由干學。然彥昇季

友獨到之處。亦漢人所無。足下好之。無庸更疑也。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別有秘密乎。晉卿古文之學。出于其舅氏張臯文先生。臯文受于劉才甫之弟子王海生。蓋卽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晉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必歎賞。無與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論議殊途爲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詢及選學與八家優劣。及國朝名人孰爲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醉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公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長以應德順。甫黑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眩。前邪後許。而精深闊茂。反在屏棄。於是又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詬爲先秦夫六朝雖尙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駭宕。劇目怵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善擇。退之詰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纏密。永叔委議恬明。賜得大臣之體。翰札紓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于推勘。辨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繩。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途同歸。貴鄉汪容甫頗有真解。惜其驚逐時譽。耗心鉅釘。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國初名集所見甚少。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能優。汪鍊翁簡點贍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儻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仍寒怯。儲畫山典雅可尚。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飾。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皋文規形撫勢。惟說經之文爲善。惟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梗能擅美。獨與當時之志。而蓋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來者難認。足下齒方舉冠。秀出時流。

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時自勉。則斯文之幸也。時因風便。復惠德教。珍重不宣。世臣頓首。

讀亭林遺書

乾隆壬子白門_著賈新雕日知錄出。予繙閱首冊。始知亭林之名。愛其書。力不能購。嘉慶辛酉客蕪湖。爲從遊姚季光著誤備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質之。申耆手爲繪清。以爲其說多與日知錄相出入。因得盡讀。日知錄三十卷。爲敷經國頑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躋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刪移其半。別爲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嗣遊揚州。得見唐韻正五書。心偉絕業。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國利病書。讀之徵錄彙備。如醫家流之有本草綱目。足爲日知錄之佐使。迨辰側吳越。近世聞人之書。大都得寓目。竊以爲百餘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繼聞亭林有詩文集。求之不可得。今歲家食。見黃脩存藏亭林遺書十種。詩文集備在。假歸讀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尚在人間否。而集中自述曰知錄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道之隆污。各以其時。俟後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然後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卽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說之多符合也。如日知錄所載。自古有亡國。無亡天下。國亡卿大夫之責也。天下亡則士與有責焉。集中所載。天生豪傑。必有所任。遂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又曰。引古鑑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與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轂。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又曰。目擊世趣。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至哉言乎。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爲帖括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懲懲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卽罷帖括之業。而力求吾儒所當有事者。儻書負米。經三數十年。頗能遠傷廢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顛蹟而不悔。茲讀亭林詩文。按其歲月。核其行檢。

辨進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勵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堅。讀其集而日知錄。乃以益重。則信乎其近世學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廣。記誦絕人。勤於筆札。至老不斂。於以參較錯誤。辨正譌謬。其學能舉大而不遺。么細。彙綱小儒。自鉅訂一得之勤。以及考證。聲韻金石。輿地名家者。十數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裨販而訛聞。是亭林之所長也。予少小。渺所聞見。雅善遺忘。唯以食貧居賤。知民間所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奔走。涉世事。讀官書。則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舉事駁衆。則敗成常求順人情。去太甚。默運轉移而不覺。必能自信也。而後載筆。然猶必時察事變。稍有窒礙。則不惜詳更節目。要於必可舉行。以無誤後世。是予之所長也。至於詩文一藝。結習同深。亭林之詩。導源歷下。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窺柴桑。予則托始供奉。溯康樂平原。以達步兵東阿。而弛負於曲江杜陵。亭林詩從聲色入。予詩從氣體入。言必有物。風雲月露。不得涉其毫端。是則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遠。而讀書多。更事數。時時有獨到語。爲曾朱兩家所未及。予爲文能發事物之情狀。窮見之體。有如面談。繁或千言。短則數語。因類付形。達意而止。是則千慮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讓者。要之亭林之學。成於實賓。予之學。出於導虛。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論議。則予可免遷贊之譏。而亭林亦少術疎之謂矣。亭林見韻補。而自傷謫陋。獨學欲求如才老者與之講習。則予讀亭林遺書。而不能不重焉之歎。憇者亦無怪矣。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凡正集十九卷。內賦二卷。詩二卷。文八卷。共

二百十九首。

敍曰。予爲孺子時。初讀文選。即彷彿爲古賦五言詩。又性好據論。得失。援古證今。依眉山龍川牆壁而爲之。所居卑。聞見至渺。比及成童。累稿過寸。雖未嘗出以示人。然頗自矜持。以爲爲舉世所不爲也。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服權家言。知余來自川楚。詢軍中事實。予旣告以所親屬。復爲言。賦不難治。狀翰風歎絕。旁及詩古文詞。遂絮語達旦。旣駁試。再三過從。翰風執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爲詩。是耗神甚。今

嘗別。幸爲生民自愛。予譏韻語自此始。嗣翰風過揚州。爲予刪諸禮詩千餘首。存四之一而焚其餘。經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艱難非復小小體勢矣。識翰風後二年。又識其甥武進董君晉卿。晉卿甫弱冠。工爲賦及古文。覽其賦閑廓幽窈。古文亦渾深。有作者之意。雖沿用桐城方望溪劉才甫之法。而氣力雄健能自拔。故予雅不喜望溪才甫而特愛晉卿。退視己作。率蕪蔓不可采。自是始專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達於詞。盡意則止。依傍之陋漸就湔除矣。然亦以廿餘年蓬轉江淮間。行笈難攜書籍。舊業韓歐蘇王之章句。悉遺忘不能舉。唯以周秦諸子自隨。尤好孫卿呂覽。然南華內篇雜謠經。反覆諷詠。卒不得其旨歸。古今文士。言得力必於莊騷。乃後知姿性弱劣。莫能相強也。又未習小學。故訓大都依俗說。尤平近不能發奇趣。故嗜書。然畏錄副。草稿數百卷。常攷竄至不可辨。從兄子時孟。略以意爲繕錄。從弟季懷。續加勘校。分言事紀事雜著三編。然首尾不完具。道光甲申。予年適五十。衰頹荒落。自分終已不可用。遂欲芟葺舊文。而笥中稿本。半爲鼠耗。存者又塗抹潦草。不能授書手。目力復昏耗不自勝。時作時輟。今年長夏家食。乃銳意擇可識別者。得若干篇。其有託體較大。關係身世。則歸之正集。雖么小不足數。而稍有意興。與夫鄉曲賢士女之宜紀述。以及代言之足濟時用者。錄爲別集。代言中成於受意者。署曰代某。若斷自己意。則曰爲某。以示區別。兩端最少作。說儲所言。稍長涉事矣。然唯農政一冊。差足自信。餘說殊有不盡可見諸施行者。旣別錄焉成書。唯摘取敍論入集。竊嘗謂古今人思力應不相遠。而古人成材多者。則以其績學敦行。不怠倦。閱歷久而精進深。故出於心。借於手。能以理明詞舉也。後之人。稍長涉事。則頽然自放。以晉卿之傑出流輩。而自壯歲以後。轉側齊豫燕趙之郊者十餘年。所作顧平近不能稱初志。矧余之學殖既淺薄。而數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鬱勃百出者耶。則其文之無可觀采也明矣。故集錄如右。略述顛末。以示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時自力焉。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嘉慶丁巳爲大興文正公客。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力而讀之一過。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略知爾雅存古訓。訓古書者以古訓爲宜。而詩疏於大典禮必博採。

衆說足爲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米四方數十年。惟壬戌在武進季申著家七閱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獵流覽。罕有簡閱一書。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頗心知其故。能以己意測古人立言之旨。而窮其義之所止。至於論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于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惝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懷于庚申之春。自里門從至江寧。略受文法。繼以就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攜季懷至揚州。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閱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篇。曉樓文勝儀徵劉文淇孟瞻尤穎慧。時歙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曉樓給之。使與其養子敘回子駿甥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驚絕。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治漢易。旋子慎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徒汪沂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說詩多以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臆道。悉檢諸經注疏。尋義局。秦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物輿地之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單詞片義可探擇者。近人則自陳啓源稽古篇。邵晉涵爾雅正義。錢坫段玉裁說文解字。王念孫廣雅。以至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探索。而要歸於求是。蓋校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年寒暑不輟。然有志於著述。又五年。書乃粗成。其舉術可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敬以制舉更業。洪先生厭世。芷生渡江去。子駿又不幸夭折。曉樓由都下入粵。倦遊而歸。遷治鄭氏禮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羊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駁沖遠五百餘事。穎銳罕儕。仲虞治易注十卷。實有見於闔閭消長之機。而無鑿空之說。子韻以許氏校經。旁徵而通其義。蓋開亦爲文十數篇。以明鄭氏實翼毛。而正義誤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於是蓋彬彬矣。然惟季懷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議是非。繼乃悉屏攻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季懷之于說詩也。信善矣。誦詩者必達於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詩之用頌美也。曉古義以爲勸。其用於譏刺。猶欲戒聞者使

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復。今季懷廉厲而尙斷。廉厲則遠于溫柔。尙斷則遠于敦厚。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爲詩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館職而未與政。然吾意其能從政也。季懷之書固可接武於二氏。其咀含諷詠。自管其情。以達於事變。異日而得從政也。弗如段氏之爲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從父兄世臣書。

詩禮徵文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既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予于其不穢也。已校渙次之于狀。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闋之令人慚恧。而家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刪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當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闡。反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拉雜。間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予顧孟瞻賓叔孟開共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類當更正者。削楮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爲作詩之本。用爲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史記述夫子正樂之次。因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清廟爲雅頌始者。配爲四。後儒遂援爲四始之正訓。一誤於以風雅頌爲體裁之名。使六義止存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以詩之用於刺者多。或致疑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明風仍自

上行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吟詠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總而承之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與衰之所由斯爲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四始之謂安能信詩之爲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爲雅之義與風之主文謗諫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其用與賦比與同故曰六義非體裁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世賦物而名爲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異也。崔集註本於黍離序箋增猶尊之故稱王則知諸所云故貶之者皆後人羼入焉近世黍離降爲國風之說之嗜矢矣序於關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風天下而天下自化於鵲巢騶虞言德明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風一國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風始猶歸關雎也序末詳說關雎而曰思得淑女愛在進賢不溼不傷者忖度后妃自微達顯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鄭氏破好爲和好破左右爲佐佑破哀爲衷者真能抉經心爲通序說矣至於編詩者雖取風雅頌之義以名詩而六義實多互見唯關雎爲備雎鴻以物性喻德與也河洲以地勢喻境比也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蕡菜琴瑟鐘鼓鋪述之賦也詩人深窺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頌也合五義以風天下後世風也故序詩者旣推明關雎之旨復發其凡而總結之曰是關雎之義也者示爲詩之要必依義以求作者之志於文辭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則不明六義之用又烏足與言詩乎同年巴王君訥以毛詩釋義相質其說四始也以變詩優風雅頌爲四余用豁然於數十年之疑得四於友得始於序而義從之故述新知舊聞推論始義以著於篇

春秋異文考證題詞

讀書必先識字字之不識義於何有制字有事意形聲之別四者無所屬而後有轉注假借以盡其變事之爲字無幾意則兩文合而後得故形聲之爲字也多而聲爲尤轉注屬形假借屬聲故聲之於字居大半而假借之

爲用於字也。又復半之。是識字固莫要於審聲也。前民傳經。謹守師法。一字之異同。一義之輕重。不敢憑私臆以爲說。至唐顏氏漢書注出。而古訓漸湮。俗解漸盛。降至於宋。學者專事科舉之業。劉新喻博辨絕羣。始以己意說經。然其見聞駁治。於儒先助字文義體究有素。說雖新奇。而義理多所獨得。然方便門自此開已。後人無其多聞。肆爲臆說。至於漢儒說經之書。不能解其助字。明其句讀。若許鄭家法。覽之尤不能終卷。專以世俗詰訓。強古經就我。反斥一字一聲之學。爲無關大義。是猶菽麥不辨。而侈談授時相稽之精微。極代不分。而意繙千門萬戶之壯麗也。萬載辛君同叔。承家學。治春秋。於三傳文有異同。則爲之廣徵博引。於凡聲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今少。古少今多。悉明其本義假義。以及假義盛行。而本義反沒者。無不條列明晰。無泛濫。無遺漏。可不謂勤於樸學者乎。然而三傳義例。各有師承。長短之論。未可盡據。而冊中間有評斷三家之語。此則仍不免宋人易言之習。蓋吾人估量。必始宋學。洎唐舉業。益違雅訓。迨至反而從事其本。則少小之所溫凍者。如油入麪。去之卒不能盡。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尙未能免於此。此不得不爲全書累也。敢請酌而去之。專明識字之原字。旣識則義自明。讀者善擇而有得。庶足以矯末學之弊。而亡武斷之非。同叔以爲然否。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弢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於淮陰市中。余爲審定。爲模若干手稿。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見是書。苦坊刻多誤。欲以原注讐刊之。卒不果。幸見原稿。故校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學。助禮教者大已。近人武進張皋文又爲儀禮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略。然後掉議之美。人道之貴。洋洋往復。絕無迂拘。而不可行於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系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卽於人情。則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與立之譽。蒸民遠無禮之危。則二張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也。談君昔視學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僂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僕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敍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異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紳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爲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爲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爲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爲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爲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頗可采。議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譖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土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尙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長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士大夫草無虛日。徭役繁。怨讐興。而算詔告緝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于西時也。述漢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徇不後秦矣。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軒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玷。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爲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與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讓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尙義也。尙義重讓。則禮殆。

於可與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爲能。不以卑近自固。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俗更務刀筆僕僕。報讞書期會。不知大體。秦俗尙告訐。任刑罰。今不遵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爲然。使草其事儀。興禮樂。悉更秦法。而終墮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旣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於娼妓壅害。而爲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鑒述越石。凡以尙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壘。遂比於春秋爲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略以捨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爲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爲陷刑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爲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紓禮尙法以季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禮重儒。顧專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鷺。是天意欲變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歎者三。一屬王好利。惡聞己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其義類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旣云魏其不知時變。擅天無術不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貴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昭著。而復繕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阻唐梁之失。而太后顧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旣以賢而廢棄。則所舉必負貴好權。通賄賂。恣睚眦。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生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爲亂哉。外戚重則公室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者也。述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數儒術。設明堂。

與禮樂，痛折節。以禮肅天下。非新莽之前草乎。高祖之侯澤擇之也。以爲將有功。而呂產之並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讒者不察。疑爲恩澤。故白馬之璽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昭功與定策。亞於宋昌。顧以建太子恩。使與駟鈞趨兼同科。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良之舊。至殺漢使。是故長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終確以爲我輩。他日命且懸兩人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敕讓丁傅之璫矢也。條侯力持正議。違信侯數年。而條侯卒以得死。竇太后好貢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尚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禍用之時。武帝曰。若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卽位。卽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爲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爲徒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辯。以兩人孰是。徧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倚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事也。旣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局促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迫太后。驕所連。陷所屢。充成哀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隱其辭。以爲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苦吏民。修成子仲之儻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可矣。何違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也。是竊所從來之謂也。

復石贛州書

瑤辰四兄太守閣下。上年曾於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千年無能道者。閣下比詰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深思。誦之數十遍。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閣下次日見過云。客散後。卽檢本討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覽通篇文意。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世臣復答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即悟。請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非敢客也。凡以學問之道。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閣下旋卽奉差出省。繼復攝郡赴處。遂爾遠違。忽復更歲。昨奉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繙。大君子之虛中。真學人之果力。悉見簡內。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互師之道矣。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卿求援。故以

四字約來苦之意。而斥少卿爲天下豪傑以表其冤。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尙力爲引救。况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爲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爲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爲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淵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線相生。字字皆有歸著也。世臣前曾以此疑惑於邁堂。嗣接其書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謂不以三隅反者矣。邁堂在西省。已爲僅有。而尙如是。安得有如閣下三數人。共發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稱難治。閣下居之。驚輕就熟。無足慮者。酷暑。唯千萬珍重。世臣頓首。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

保緒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晉略。核閱累月。紀傳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給。屬張君司衡爲卒其業。各簽商數十百事。大都與原書較優劣於毫句之間。無闢大義。以未能知足下作書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揚。面述敍目。必宜改作。使讀者知已意所在。昨承見過。示以刪定紀傳三首。更造敍目一首。文采燦然。義例辨哲。虛懷果力。無異少壯。推此以論。其必舉盛業無疑也。欣喜無量。故願與足下盡言之。夫事增於前。文減於舊。前人新書之例也。尊著既以略名。是無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綜鑄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無係從違。人之無嘗與袁者。舉可略也。至於人心所趨。視乎初政。心趨既久。遂成風俗。風俗既成。朝政雖力矯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轍。匪唯晉代。然而撥亂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運變。不善者善之資。晉略之志。當在是矣。原書於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風俗。其辭多隱。散者聚之而後顯。則事略而義詳。較之文減事增。爲功尤偉。唯足下垂察。斷自泰始。當時成議。然追尋之。宣景文三帝。王業已成。魏志既不立傳。未便同之蓋闕。故原書三紀之外。記錄悉入泰始。並非自亂其例。今宜另立一篇。題爲外紀。以明金運之原。且以見司馬氏無功於營塗。無德於黔首。而一時藉曹氏之寵。以享豐厚者。競與輸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顧以若而人開鴻基。創永制。貽謀有不舛乎。無怪襄嵩朱碩之於王浚。沈充錢鳳之於王敦。匡衡路永之於蘇峻。郗超劉牢之於二桓。劉穆之於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紀一論。可以槩括兩晉。極言天人之故矣。原書南渡後。帝紀不詳。北事聲教既非所及。故其

無涉江左。概從簡略。是斷代之體也。足下依據通鑑。補綴完具。爲以便觀省耳。至宋武身爲宋祖。例不於晉立傳。宜詳其事於孝武安恭三帝紀中。以明金運之委。然後立表以舉其綱要。則自然提挈在手。與奪從心矣。晉代年號諸國叢雜。至難尋檢。宜創立一表。國經年緯。楷列甲子。諸國主初見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晉正朔者。實皆帝制自如。一體編次。未有年號。則以名紀。拓跋氏殿諸國而首北朝。宜與晉初之吳並作大行。以示區別。國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爲流。如劉漢石趙冉魏同作一層。以歸簡易。州郡爲一表。詳載割隸淪沒僨置。及其治所。宗室諸王爲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輔政與倡亂。有事實。宜紀錄者。其世系建徙。悉詳於表。以省繁複。執政爲一表。不論官聯。止標國柄。使治亂之功罪有歸。而其時伴食之流。亦與附載以倣庸鄙。方鎮爲一表。其自稱遙授虛授權授命帥。俱隨事注明。使不相紊。而僞授一併備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諸王。繼以世族。非此二途。卽係武夫。莫不專制所部。樹私人。事封殖。薄親民而鄙政事。徵求無度。流亡莫卹。新附無以自安。土著無以自植。嘯聚以資奸雄。驕蹇成於邊姦。兩晉興亡。實在於此。勳封爲一表。叛亂爲一表。七表既立。詳而有要。簡而不遺。乃可別功過之等差。定忠奸之標準。以議列傳去取矣。然必愛知其惡。憎知其善。或從宥過。或嚴誅心。或嘗責備之科。或在爲諱之列。務以昭勸示懲。垂諭方來而已。略陳數意。以効隅舉。種代腹心。不過數人。宜爲合傳。其配食太廟。多以地望備數。名見紀中。無煩縷述。平吳之役。謀主功首。自宜同傳。而附列不牙。然平吳而主德驟變。剛致八王五胡。焉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使釋吳以爲外懼。而飭疆圉。固藩翰。遑之十稔。吳終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綜初卒。權輕重。以篤不拔之建。顧乃忍俊不勝。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茂先遂事。竟爾伏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載無譏。豈非今古之大偉歟。况叔子身仕魏室。已躋通顯。徒以景獻之故。助馬以傾曹。南風五惡。晉武悉知。卓茂顯朱邑之至計。遂使勤民之實政無聞。白望之謬尚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怨傾周戴。棄冲人挾子出奔。復

起周撫。尤爲舛矣。士行戰勝攻取。強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守封鮓之訓。必滅杜稷以自張。致疑當軒。蘇峻之役。始謂不敢越局。既迫於大義。仍事反覆。終乃嚴劾下教。以自飾。而反爲任讓乞命。郭歎之役。庾亮辭賞。而士行獨受江州。且移鎮以逼南門。雖臨去有老子婆娑之言。或爲參佐求富貴者所慾。然心迹至爲累矣。太真恩幸英武。峻約小醜。勝算內成。而必引士行。推爲盟主。銷夙嫌以弭後釁。純德發爲遠見者也。道微當奔亡。託命之時。守素不撓。而乞活爲之心折。陶庚各具晉陽之甲。憚其持正。銷兩難於無形。安石步趨茂宏。再定大亂。而遊心物外。不使康樂更居形勢之地。三賢近於無疵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寬簡。未必盡是。劉諸庚之綜覈。未必盡非。成敗既殊。安危遂判。優游固足養息。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論世。未嘗不歎其不崇實以厲頹風。覽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術也。若道微含飯以哺兄子。乃襲用范書陳言。斷非事理。太真遷都一議。宜以入茂宏傳。至九錫之謠。燃犀之戲。自是賢智之過。安石千里棄官以奔弟喪。豈謂不崇禮教。且大功誦可。未便以絲竹小辨。迷坐我首。凡是之類。宜在諭創。兵凶戰危。全爭廟勝。若非得算。實多鴻議可法。皆屬塞斬之勞。事蹟悉附勳封。叛亂兩表。即其有當傳例。亦與衡量輕重。別無殊異。表見各附主將之末。是史公傳衛霍之成式也。至有親民薄宦。參議其儒。能違時賢之尚。篤念小人之依。必宜力爲搜探。事雖小而必詳其功。言雖廢而必徵其效。於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譽一門。所宜培立。清談爲晉人病源。書法爲晉人絕業。足下特立兩門。誠爲允協。然清談當彙及門地時望。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右軍爲極則。足下移入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見也。但當檢括本集。備載會稽荒政。以補傳缺。乃爲得耳。原書載記之作。仿自史記匈奴。兩漢四裔各傳。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並非倡舉。足下改爲外紀。紀之所名。史例專屬帝者。自宜循歐陽之舊。別爲國傳。非專爲避卷首也。至原書大體可觀。所指大失。雖非苛索。然鄙意以爲無庸攻擊。專明己意。便書自書。而略自略。學者旣讀晉書。必不能不求晉略。則可藏名山。傳通邑。而足下數十年之苦心。與天下後世以共見矣。唯希鑑察。暑淫珍重不具。癸巳六月。

十九日
晉略序

晉略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蕩析亦至遠至慘。中宗東奔，居讎地，用讎民，乃享國奕世。大亂屢作，宗祀卒延，豈不已吳暭暴虐，平吳之後，善反其政，依於誅君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決大計，使南士智勇不失其職，始事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僥幸矣。然則無功切竊，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拍不旋踵，以當塗孤立爲監，而大禍卽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狃詐以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爲晉書，事迹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旣得余覆，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漢皋，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輶，保緒嗣孫偉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網在綱，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尚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教歎善後而已。匪典午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鑑。至於州郡紛錯，詳覈爲難，辰卷諱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視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紀，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子爲不朽，來哲難誣，必有以余爲知言者。保緒穎慧絕人，逕善不効，嘉慶甲子年甫弱冠，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歸則取詩文舊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決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本落殖，近且七十一，事無成，追憶昔遊，愧海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吳包世臣書。

摘錄韓昌二子題詞

文之奇宕至韓非。平賓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賓而內奇宕，其平賓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甚難學。不如二子之門徑分而塗轍可循也。荀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賓，遂爲文家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謬，而失其駿逸。予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導源焉。後遂無閻津

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書。一枝一節。時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享譽。蜀世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與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擗攘規撫者所能與已。予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小子壯歲。始得二書。而摘錄之。嗜之數十年。雖多性弱劣。無能爲役。而溫故知新。所見固有較諸公爲深者。檢篋得本。故題其首。道光癸卯初夏。

書韓文後上篇

世臣幼從鹿門八家選本。讀退之書。說贊序數十首。愛其橫空起議。層出不窮。成童見明允筆力健舉。辨才雄駿。不可難而嗜之。又謂介甫鷺鷥。能往復。自成其說。薄退之橫空起議爲習氣。且時有公家言。又間以蘇灑未覺。必爲陳言務去。皆晦後肆也。嗣橐筆蓬轉。唯以孫武荀卿韓非呂覽自隨。遭遇率谿勃。歷二十餘年。記誦遺忘殆盡。道光乙酉過丹陽。在荒市得韓文蠹刻。舟中反覆之。歎爲筆勢生動矯異。加以丹墨。至松江爲江夏陳芝楣搜去。家仍無本。閱十七八年。時時思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過鄱陽陳伯游家。見韓文考異。夙聞爲善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朝。然日輒盡兩卷。既三過。乃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窓奧。蓋文家關鍵。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漢。復志賦所稱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歐蘇曾王。則皆未鑿此竅也。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凡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闡二氏自任。史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徵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弃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聾動愚蒙。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諱勸著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釋氏書始入中國。止四十二章。其言淺而切。與儒不甚遠。後此內典。則皆東土所譯。聾蒙邀利之說。已有竄入者。及明上人壇經六卷。獨標心印。持論最精。然意主深刻。遠於人情。與吾儒平易近民。躬行漸進。善善從長之義。始殊。有宋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術。自謂爲千聖不傳之祕。是釋氏之精。徒足亂儒。而俗僧世守者。則益倡稽田

利益以擾愚夫愚婦之財利。故徒從雖日衆。而其道則極衰。是俗僧自喪之。非必退之辭而闡之之力矣。其策問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蓋謂釋氏近墨也。而讀墨子。則謂孔墨必相焉用。其附麗上同兼愛者。僅擣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爲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乎。退之自論文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核順宗實錄。董晉韋丹孔戣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悉殷肅有體勢。卽有刪削人事者。亦鄭重不苟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致。而下者可制。則真能鉤玄。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切要語本自無多。大學一書。祇宣是皆以修身爲本。毋自欺也。君子必誠其意三言。中庸一書。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兩言耳。又可求多於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聖德詩序及詩。薦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宮紀事檄蠻魚釋言行難五箴策問十三首。皆無愧古作者。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撰結。氣盛言宜。予政無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晉宋之徑路。冥追屈馬。雖挽強未得手柔之樂。而紓迴往復。意曲而達。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诬已。進學解余應之下。故爲舒緩。遂爾窮靡。王承福傳。操持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瀾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乏氣勢。送窮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平淮西碑。最爲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抑揄通朝。立言既爲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漢諸什。並美宣王。而詩人止述將士勞苦。良以將士用命以有功。則君美自見。何必如碑言。乃爲善頌哉。然其詩則佳甚。分別觀之可也。訟風伯月。射射訓。獵讀東方雜事。諱瘞鬼諸作。譏刺當路。不留餘地。於言爲不慎。於文爲傷雅。予贍斥其性氣難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遠與巡死先後異一節。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穎傳。舊史以爲至紕謬。國史補以爲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説。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危謔。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爲嬉笑。是併優角慙之末技。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贊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亦其類矣。然覈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宜者。實足爲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令陽山洞陽刺潮袁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逐故。少怠所學。其立朝論迎佛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錢。論禘祫。爲吏部。寃假令史。而令

史之權反以輕。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中丞書。論淮西事宜。論黃家賊。說韓宏使協力。使王庭湊。以口舌定鎮州之亂。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棣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士三千襲蔡。晉公遷疑。乃歸於李翹。在晉公固不必以折首爲奇。而蔡遂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駁平叔變鹽法。未悉當時清事。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內行之修。友誼之篤。載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爲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蓋之矣。考異晉集各本異同。以文義核定從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許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文義獨得其是者。以無本可据。止附註而不逕改。比其注經爲尤慎。間有一二不合者。則以南宋盛行時文。晦翁少小所業。於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盡通者。假本已兩月許。恐徵取迅速。故略記崖梗。俟過此以往。考核所見。進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書。

書韓文後下篇

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有僻謬語。自得語以心印心。直見作者真際。後學依類求義。可以悟入卑微。率爾語本出無心。以其名高。矢口流傳。僻謬語自是盲修。誣古人以聖來學。如子長謂司馬法閟廓深遠。二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子政子雲謂子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真。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讀干賦則能爲之。魏文帝論羣中七子。鍾嵘謂土衡所擬之十二首古詩。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子美爲薛稷曰。少保有古詩。得之陝郊篇。其謂太白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登華山絕頂題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此搔首問蒼天。龔美謂清遠道人虎邱詩。一字一句。若香若搏。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孟會謂子美朝進東門營詩。其妙可以招魂復起。子由謂子美哀江頭。如百金戰馬。騰坂暮澗。如履平地下。視樂天微之。直如跛鼈。子瞻言智者創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之於學。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故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自得語也。唐人謂吳公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二句是佳處。又謂昌黎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如赤手捕長螭。不施鞍勒騎生馬。任華愛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永叔謂清風朗月不用

一錢真。玉山自倒非人頹。太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謂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是太白至處。又謂東坡黃州寒食詩似太白。正恐太白有未到處。此率爾語也。樊汝霖謂國雞聯句。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韓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是孟詩工處。山谷謂退之記豪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難。乃爲詩之法。此僻謬語也。自得語。非近有得者。不與知。僻謬語。信從者究屬無多。唯率爾語。問於可否。至易誤人。而率爾語流傳至盛者。莫如永叔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子瞻唐無文章。唯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之說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藝術久以爲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備論。陶詞則東坡亦有託其文以不朽之語。按子雲謂詩人麗則詞人麗淫。則別詩詞爲二。孟堅謂詞者意內而言外。則與詩固無殊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不唯與其詩之號稱沈鬱殊科。即比閑情賦寄意修辭。亦大有間。而永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恥事二姓。爲南朝獨行。意詞爲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考淵明自序。稱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義。旬日間遂刻僞楚。遣迎安帝於荊州。自退藩於徐州。乙巳五月。安帝還都。宋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貢金石。淵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之必代晉哉。(史稱淵明自以晉室舊之後。故宋武王業崇隆。卽不仕。永初之後。唯題甲子。然詩集中書辛丑乃隆安五年。書癸卯乃元興二年。皆在宋武末建義旗之後。說既無據。史言淵明爲夏威軍建威參軍。本無主名。李金注始爲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臧榮褚晉書曰。宋武行蠻軍精騎。宋武蠻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則蠻軍之爲宋武無疑。近人安化陶澍。粗其遠祖。謂斷不爲宋武慕信。其所佐者乃劉毅宣也。毅宣以乙巳加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太嘗爲蠻軍。而荆侯周嘗。又曲附樹說。謂隆安三年。爲武陵王建蠻軍參軍。多家都下。義熙一年。乃從毅宣爲建威參軍。說尤鑿空。遲在都官太常中領軍。留臺省奉爲大將軍。以承露賜之韜。並無蠻軍之名。毅宣刺江州。安帝還都。劉毅謂其過優。毅宣卽自解職去。計其去職。當在夏秋之交。猶明以八月任彭澤。則與建威參軍相接。詞意不得云。家貧不足自給。親故勸焉長吏。求之靡獲。家以爲小邑也。其時沈田子朱齡石皆爲建威。何取於手握重兵。首先迎降靈寶。致晉祚中絕。卒以反覆。父子併命之敬。豈而以爲善攝木哉。史又無彭澤公田。悉令種稻。妻子苦諳。乃令授其名。卒八年。

月非種穫秋之時。十一月已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譖。雖不可信。晉承喪亂。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應試。裴頠崇有郭欽徙戎。道明議移鎮。逸少答深源書。上會稽王牋。俱樹義甚高。而詞多格塞。然杜弢劉淵父子李嵩之文較晉書者。則清越渾健。有西京風。不得謂晉無文章也。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貶斥後。乃盡變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軌。然其先爲駢儻時。氣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許之宏麗雄肆。權李之幽艷宕逸。俱足自植。然燕許中乾。權李氣福。唯敬與文體。雖仍當時。而義取管孟。厭人心。切事理。當其動盪沉酣。賈晁無以相遇。實有退之所不逮者。亦未能遂言唐無文章也。祀竈日又書。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爲教也。廣博易良。廣博則取類也。遠易更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於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能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爲最。淺者謂爲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丸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於隱顯。義例見於回互。斷制寓於激射。實非有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鄰身任督帥。令不行於四鎮。故於虎山自剗時。著三百年天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士英以定議。(事見朝宗四德堂詩。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善世子。)福王立。則與崑山離離。無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爲之曲諱者。蓋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反得從從罪也。旣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責其并不能求死於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咎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爲亂臣之語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帶兵難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雖渡河。尙可載淮爲守也。至北都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遠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裏耳。故借書賈財利之語。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橫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濤。

讀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他可立於人世矣。賢人在野。立巖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爲師爲長。端本爲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聲華。援黨與。以情撫長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爲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東海記傳奇敍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爲可恃乎。孰知到案卽承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卽承。則斷無翻異已。愛辭者方自詡以爲得情。豈知其沈冤有更甚於刑求者乎。漠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冊。雜見紀載。孫轉運諭其誣服爲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聰。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伍伯。爲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綺竿白雪。則知孝婦之冤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絕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流毒千里不止也。且其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有所爲而爲。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孝婦爲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其實。顧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太倉王君季旭更之。其詞旨俳牴。其節奏簡易。吾知坐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內省之心。一時並發。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蘇州寶蓮寺主松檮法語題辭

如是我聞。於法果無所說乎。願解如來真實義。於法果無所得乎。章句積八萬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語言文字。無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狀者矣。靈鷲一公。嘗舉此義以難余。余曰。不立語言文字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積八萬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曉喻人也。無所住而生心。故於法無所得。善以譬喻而曉喻人。故於法無所說。一公曰。善哉落言誣。寶蓮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龍象也。示余以法語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誣矣。余旣樂大乘有擔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歡喜讚歎而題其卷首以誌讀者。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數百年琴譜皆出廣陵。廣陵固多碩師哉。近世之善者曰吳思伯。思伯之學。傳釋仙機。其別曰顏夫人。顏夫人

授梅蘊生。仙機授釋閻樵。蘊生沈精操繩。慕叔夜名所居曰稽庵。以諭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聲。聲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觸而託之聲。後之人循舊聲而以託其所託。故聞其聲。則必知造此聲者為何如人。人所為造此聲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與問公矣。吳君仙公未足以與此也。余按呂氏精通之辭曰。鐘子期聞鑿聾者而悲嘆曰。心非臂。而臂非椎與石。悲存於心。而太石應之。其博志則曰。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夜夢受秋鶴於其師。明日其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今將教子以秋鶴。尹儒為言所夢。固秋鶴已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聲聞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藝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則藝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學。成連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為期。情固必移於海上乎。古人聞濤聲。見劍舞而悟草法。覽山川雄奇詩文為之增氣。是豈有迹象可擬。理趣可尋者乎。是伯牙之清能自移。而適移之於海上。也是問公作國之指也。

小倦遊閣記

嘉慶丙寅。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後樓。得溧陽史氏所藏北宋叢版閣帖十卷。條別其真僞。以襄陽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為精。襄陽在維揚。倦遊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閣。十餘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而為之記曰。史言長卿故倦遊。說者謂倦疲也。言疲厭遊學。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何耶。蓋古之遊也。有道。遇山川則究其形勝阨塞。遇平原則究其饑渴與穀木之所宜。遇城邑則究其陰陽流泉。而驗人心之厚薄。生計之攻苦。遇農夫野老則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則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則究道里之險易迂遠。與水泉之甘苦耗羨。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至又有賢士大夫。諸冀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疲。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也。今之遊者。則不然。貧則謀在稻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談讌。逐酒食。此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予自嘉慶丙辰出遊。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心智益拙。志意頽放。不復能自檢。而猶日冒此倦遊之名也。其可憐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余本中上資。庭訓受先子。提撕懲懲中。卽云求在己。差長豔科。七年學入比。遂奪讀書功。祇誦易詩禮。未能詳訓詁。亦爲期說計。然至關倫常。必審辨非是。諄諄人禽樞。升墜決于此。此學異吾鄉。羣嗟爲迂鄙。此心違大路。已不躡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載侍藥隙。夙夜讀選史。遐追遜麗詞。冥心探原委。雖云無師學。略能別善否。又復羨兩漢。蒙土許國偉。遂攻權家言。成敗較絲縷。撫躬覺有獲。深晦遠衆僥。不幸背庭訓。立脚猶跋倚。幸天牖其衷。就食皖江渙。得遊大興門。(朱石君先生)乃覩爲人軌。遂覽汗浹背。有如暑絃泉。立身期返初。聞見亦差啓。乃嘆前所學。所得皆糠粃。乃知恥剽竊。真積務尺咫。三禮尙完書。能固人筋髓。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廻。讀自讀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君卿書。研索植國體。創制兆興喪。經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參假。望途可漸進。蓬轉又中毀。幸每還宿儒。容我居子弟。問難祈其疑。一一錄心膂。劉生(武進劉逢祿。字申受)紹何學。爲我條經例。證此獨學心。公全賓綱紀。易義不終晦。敦復有張氏。(武進張景文先生。諱惠言)觀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從童生。(武進董士錫。字晉、寅)略悟消息旨。讀書破萬卷。通儒沈與李。
~吳沈銳墓。字文起。陽湖李水落。字申甫)益我以見闡。安我之罔殆。鄭學黃(陽湖黃乙生。字小仲)心通許學錢(嘉定錢培獻之)神解。旣得明冊籍。又得親模楷。乃見善惡途。判異如河濟。乃令苟得懷。涣若冰釋矣。憶昔攻時文。頑精忘晵晷。房行橐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脈。誰知土偶耳。於今十年餘。羨斯等薺菲。隨俗偶執筆。迺如決源水。讀書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饑驅。恨難窮富美。悠悠二十載。更張亦已屢折肱。爲良醫。斯語無虛說。吾弟向盛年。黽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煩。有恥方爲士。

五言一首詭八比賤陳登之通判曾別出都門

往昔奇溫世。演講爲小品。(山長排比讀篆爲時文。名制義小品。八比所自始也。)於今五百年。用爲汲土鏡。立言代賢聖。托體縱高迥。於中若無我。得毋俳優並。其法首肖題。譬彼服尚稱。偉議非應有。愕然嗟如瓊。語精承與落。脫手碑丸正。裂帛力在外。張弦直斯應。立勢必求安。橫義定知勁。一語見真實。萬卷相奔併。琢玉必去瑕。鎔

金匱盡礪。王錢體初成。唐歸業斯盛。止聲終鄧陶。馮許漸焉梗。降及神宗末。么麼寂然逞。金黃起橫流。曉綠氣未
靖。安溪差斂鏗。樸茂或傷韻。劉(大樹才甫)寶(光鼐東皇)遙相望。高曾軌不泯。殿奔有棲霞。(牟莊相點
仁。)風力最悽緊。矯矯百年內。望若懷霜凜。日下執牛耳。蔣(第次竹)姚(臯庚晉揚)聲實等。思力藉則雄。
風裁姚乃整。從學半籌裾。信受如追影。塵腐相撓搏。屈伸隨春蚓。利祿途則然。謬種傳無竟。豈惟文遲頽。寶見恥
維儻。反經用狂狷。士氣庶復振。竊欲挽狂瀾。棉薄漸非任。以茲卅載遊。畢斯同禁罷。容易與誰談。深藏自守檄。不
謂太邱子。適時出獨鍤。以快同聲求。更爲吾道幸。所憾賦驅駒。被放急歸省。前期詎可預。服膺矢共永。揮手卽天
涯。私心常耿耿。

或問

道光甲辰八月。予編錄論文之書既成。或問曰。先生之論文也。上自經史子集。下及倚聲傳奇。並闡其立意之
淺深。糾其措辭之得失。可云切而備矣。唯八比爲儒者正經。而止摘五言二首入錄。讀者就求其法則門徑不明。
推廣其義。則感發無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學而不能入比者。然先生述學詩云。房行囊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合
真脈。誰知土偶耳。則先生於此道實深。何不擴少下勤求之蘊。示學者渠梗。以執仇仇者之口乎。予曰。八比取士。
歷年五百。忠貞英俊。類出其中。義醇詞淨。本於經議。鴻識壯釀於史。措摹精切。依於子波濶洪。遠源於集。與古文
固不殊也。唯其結體褊小。風裁矜整。故用法爲尤嚴。而取勢爲尤緊。古文言皆已意。八比則代人立言。故其要首
在肖題。而肖題之機。決於審脈。脈有來有去。其長章巨節。以中間一二間語命題者。文中詞意俱不得出本題之
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縱。必使牽全身以一髮。現全神於一顧。然意則全身全神。而筆仍一髮一顧。乃爲能事。其
單句爲章者。發此言也。有由。便是來脈。如其言則得。不如其言則失。便是去脈。故八比尤以單題爲緊要。關隘。以
其題未具間架。梁柱皆須意造故也。然古文言皆己意。故貴能導虛。八比代人立言。故貴能導虛。古文雖短章。取
盡己意。故轉換多變易。其牆壁寬而峻。八比雖長篇。取協題情。故推勘少迴互。其牆壁隘而夷。自有八比以來。果
其能者。未有不外嚴牆壁之守。而內專導虛以求制勝者也。而或薄爲小道者。正以其體成於法。意妙在虛。責其

實際不足當宇宙有無之數而已。然其凝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蟄。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爲備。故工於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觸礙者。則八比實足以爲古文少學引。唯其始也以入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習覽舉。而自摹前哲。博覽典籍。窮力古文。而不能入比者矣。若幼習舉業。鑽攻古文。古文可觀。而不工八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蓋八比皆父師督責而成。用心專。積力久。於八比尙無所得。而謂其能窮古文宏深之域哉。習八比者。無論率性之利鈍。父師必宜擇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簡練之文授之。并使熟讀其旁批總評。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經書時。則與之講明訓詁。使通字義。成篇之後。看其出筆。筆力峻拔者。則使讀子厚明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蕡項水心鑿其思路。筆勢縱橫者。則使讀長沙東坡同輩之文。而以陳大士黃陶庵蕩其胸懷。筆情幽雋者。則使讀傅季友任彥昇陸敬輿歐陽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鄭圭陽和其韻調。筆致重實者。則使讀劉子政韓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陳臥子熊次侯資其典雅。筆意窮深者。則使讀歐國策太史公之文。而以錢鶴灘金子駿誘其雄肆。此後則聽其自爲。俗吾所好。而非父師之所能爲力者矣。唯一切講章。自永樂大全以下。斷不宜使之寓目。自空曉明。至學庸書。本戴記之二篇。文理顯暢。自宋仁宗御書之。以賜狀頭王拱宸。時儒率援以立說。此不過射策家頌聖之技耳。及南宋考亭別撰章句。合論孟名爲四書。抹煞仁宗書。賜一節。而以爲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禪門所謂獨標心印者。其徒從反覆辨說。愈解愈纏。實則隱滯本文。何不可解說之有。凡是理障。尤宜棄擇。事義理存乎人心。隨所學爲深淺。既明字義。又明文法。而必依人焉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謂矣。唯文物典章。無可鑒。書闕有間。漢儒已有不能盡通者。而四書內典制。則三禮鄭注。尙可考覈而晰。近乃束經籍於高閣。使後生小子。繙誦典制。文林文環等刻。訛以傳訛。果能概從屏絕。求之遺書。即其質性羸劣。不能誦習全經。招集二三同志。分門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沈淹歲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試題多割截。在主者不過欲杜抄襲之弊。既通文法。臨場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謂「學而能者。而時師乃以其鉤意嵌字。緣小無可似者。珍爲秘授。使佳子弟窮年兀兀。卒無一得手處。是可歎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難。而士人業此。並時百萬。積二百年之久。其卓犖可觀者。

曾不能十數。則以利祿之途。人懷僥倖。朝駕南轍。暮從北轍。前邪後許。謬種流傳。隳風氣而壞風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豈唯入比之庭劣而已哉。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

世臣提抱受方數。先子卽教以字義文義。乾隆辛丑讀大學中庸。卒業頗疑曾子述夫子之言。門人記曾子之意。文勢何以與孝經論語迥殊。子思道傳孟子。孟子晚而著書。後中庸甚遠。而孟子憤切激盪不似中庸平衍。及丙午讀禮記集說。乃知大學中庸係小戴四十九篇之一。陳氏於目錄下止注朱子章句四字。而不錄本經。則以學庸配論孟。名曰四書。蓋自考亭始也。細釋禮記各篇。大都周末漢初諸儒抱殘守缺。或雜述三代遺制。或散記七十子遺說。是大學殆記者。傳闡周國學中略例。而演以己意。中庸則一篇讀聖論耳。未見千聖心傳。必在此簡。先子嚴毅。世臣質問稍妄。卽加呵撻。懷疑莫釋而已。及嘉慶初出遊。乃見十三經注疏。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而孔氏申之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中庸鄭目錄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而別錄則皆屬之通論。初不言曾子述孔。及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世臣竊自幸少小所疑。與先儒舊說微有近似矣。消閱宋史。始知仁宗御書此二篇。以賜新科狀頭王拱宸。時二程方在佔畢。承學之士。競爲誦習。如近世舉子指事頌聖之爲。而程氏徒從日多。論說有流傳者。至南宋孝宗以太祖六世孫承統。與仁宗世遠。而源殊。故考亭於淳熙末。爲學庸章句。遂以尊信表章之功。加於河南程氏兩夫子。以樹赤幟。而悉改鄭說。於大學則移補兼行。中庸雖無所移補。而割裂舊次。以分章節。玩章句及集註。皆先標綱領。次晰條目。強經就我。一行以南宋時文之法。中庸註體勢尤近。蓋大學規模宏敞。中庸論議幽赜。編簡無多。誦習爲易。推暨可廣。立說易成。觀理宗淳祐視學詔書。則四書刻本已爲當時官宦童習之編。利祿之途。專歸章句。以迄於今。幾使師儒不復知有鄭孔矣。然而紹澤鄭義。在大學。註能得曰。得爲事之宜。註溟漠節曰。此心廣體胖之詩。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註聽訟節曰。大長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亦服民使誠意。註所惡於上節曰。絜矩之道。

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治國之要盡於此。註樂只節曰。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註言慄而出節曰。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註生財大道節曰。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在中庸。註喜怒節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註道之不行節曰。過猶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註舜其大知節曰。兩端過猶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註強哉矯節曰。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註費而隱曰。言可隱之節。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註無入不自得曰。謂所鄉不失其道。註父母其順曰。謂其教令行。使家室順。孔氏申之曰。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家室。註治國如示掌曰。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註爲政在人曰。在於得賢人。註取人以身曰。明君乃能得人。註利行勉強行曰。利謂貪榮名。勉強謂恥。不若人。註勸親親曰。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祿位。所以勸之。不必授以官守。夫官不可私也。註至誠盡性節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致太平。註優優大哉節曰。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註維天之命節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註仲尼祖述節曰。此以春秋之義。明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是真作聖之梯航。致王之涂徑。而可爲百世法守者。而章句所集。不過命當作慢。不言后土者。省文之類。于其微言大義。概從刊落。其意以爲不如是。則無以大尊信表章二經之功。使二程直接孟子。以承曾思之統。而豎千載不傳之新說故也。然宋儒奉格致誠正四字爲心印。以格致爲始。誠正爲終。其初諸儒說格致。尚無一定。自章句釋以節物窮理。一若親承先聖提命者。於此而語以鄭君知善惡吉凶。所終始。格來物事。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好來也。鮮不笑其不辭。抑知鄭君本易繫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立此義。爲大學專以教平天下之君子。其本端於誠意。其效著於格物。意之誠否。徵之以知。知之致否。驗之以物。物之善者無如德義。其來也有財。散民聚上好仁。下好義之德。物之惡者無如貨利。其來也有財聚民。散言慄入貨悖出之失。見休休有容之君子。而舉之先之。而致保子孫黎民之利。見寘不能容之小人。而不能退之遠之。則使爲國家務聚斂。有蓄害。並至之殆。自古君人者辟於所習。任其所偏。敢爲自欺。以與害者爭勝。拂人。

乏性爲天下僇。皆由於意之不誠耳。是故鄭義宏達微切。無可非議。無有滲漏。又无一旦豁然實通。愚誣之論。乞睡餘於頓門者哉。且自以卽物窮理爲聖學之基。澈悟之源。一時綴學之士。惟長源樞仲山堂伯厚端臨諸君子。專事考核。雖精粗不一。臆說紛見。而工力不可厚誣。然諸君子皆不在傳道之數。其自命傳道之英。則皆未嘗於此致力。言行無復相顧。其書具在。可按而知也。至我高宗欽定三禮義疏。命還舊觀。全錄鄭孔之說。以表源流。於是方聞好古之士。以古義說二經者。有十數家。大都謂鄭本無可移補割裂。而穿鑿附會。亦時出其間。凡以此十數君者。少小熟聞二經。爲孔門傳心秘密。而文以卽君通論之說。事理有必不可以合并者。所謂半賣虎皮。見草而況。宜其無足以昌鄭君也。今讀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各二篇。其大學上篇立不固。必違兩義。推衍致字。以伸鄭君。而明好惡之不可不誠。下篇明誠意爲本。歸於以誠取信於民。雖稍易孔氏之次。發明鄭君博學。可以爲政之意。則同。其說中庸也。上篇明中和之用。而不駁不易之訓。下篇明體生之德。而不駁幹事之喻。辨而不爭。斯可謂鄭孔之功臣。足以津逮來學者矣。世臣老矣。幼涉憂患。壯困奔走。宋學既非性所好。漢學又不能自力。老大傷悲。無可言者。族子慎言。自袁浦郵其尊甫遺書。屬焉弁言。故略述鄙意而歸之。先生諱汝翼。紀三其字。先生著述之富。校勘之勤。世臣於書先生九十序已詳言之。故不贅述。道光廿有七年冬十月廿七日。族弟世臣謹書於白門倦遊閣。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卽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爲提攜。鬢髮古處。先生爲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斲。心殊敬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名。先生於文敏爲猶子。弱卽以詩見長於文敏。先生之溫厚。其澤詩教深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人。己未春。先生作夷陵遊。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涉三巴。十月返武昌。先生前至月餘矣。余自七八歲卽好詩。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道。有同居歲計者。不知余事韻語也。楚北兵興。途次多壘。斷壁頽垣。損心休目。往復三數千里。吟詠頗充據情而已。見先生乃出以相質。先生謂沈密多厚意。卽自出舊稿三冊。爲言少作多散軼。及游粵乃自檢韻。近者偶有涉筆。才力亦非盛年。又言詩人

有佳構二三十首。足以自雄。工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詩柔質如其爲人。其入古深遠。非篤學銳思者莫與知。余鄉思忽與。卽當別。恨不獲久侍先生。然半月間。自號於詩道少益。則先生之詩之後人遠也。蓋楚遊二載。知交惟先生爲終始。今行矣。前期未可定。書此作別。非能序先生詩也。

胡眉峯詩序

眉峯原名梅晚更名量長洲人

眉峯年十九題詩于虎邱石壁。爲朱笥河先生所見。遂招攜入都。笥河爲風雅宗。天下名流出門下。然常曰。妙才黃仲則。奇才胡眉峯。故都下言詩必推黃胡。眉峯博學無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館方開。求熟明事者。大學士王文端公劉文清公合詞延眉峯。而眉峯斥王氏明史稿爲穢書。非事實。駁正數十百事。二公不能從。遂佩橐鞬躍馬。從吉林將軍出關。洎入都。而廷議裁革巡臺御史。眉峯走告二公曰。果爾。則臺民必叛。卒有林爽文之變。眉峯旣困蹕。笥河言于陝西巡撫畢宮保使同出都。而眉峯一見。卽勸其速回陝閱兵。練標下以備回民。宮保以爲妄。謝罷之。旋陝不數月。而回民叛。宮保大驚。專弁入都。招眉峯。其客曰。眉峯語常喪氣。聞者輒不祥。遂止。眉峯乃從孫文靖至雲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謀。眉峯怒。絕去。仍入都。而湖南議政折收苗布。眉峯曰。吾素知湖南官吏逼苗民無狀。徒以懷朝廷恩德耳。若必政布稅。則苗民立叛。當事聞者目笑之。未幾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虛起。兵事連者且十年。眉峯旣不用于世。益使酒作爲歌詩。然疎懶不錄副。所至輒散失。嘉慶辛酉。始相識于揚州市上。眉峯頭白且童禿。行裝惟酒具一劍一襍被一而酒酣耳熱。縱談南北邊形勝阨塞。述古人成敗之迹。如指掌。又誦其詩數十百篇。皆奇氣全涌。不可控制。嗣以愛子夭折而病劇。夫人又相繼逝。遂欲削髮入山。旣不果。出遊無所之。頓躊躇吳中。至木瀆居義學訓村童。道光紀年。吳人以眉峯老且病甚。口授壯歲之詩。百不及一。因焉收集十數年來。識集刪酌之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適過眉峯。眉峯臥破艱不能起。執手且泣且語曰。慎伯知我爲我序之。我住世七十二年。無一是處。讀書萬卷。豈誤我。我自誤詩書耳。慎伯明述之。使後世知所戒也。時仲則歿已卅餘年。友人裒其詩數千首以行世。至家有其書。眉峯雖瘦然尚存。而著述零落殆盡。天之困詩人也。常不遺餘力。故少陵之家屬餓于同谷者七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嘗蓮臥病。

江上。其子爲士偶所祟。至不血食。仲則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歿。無嗣人。天之所以困眉峯者既已備至。而復使其詩散佚無存。茲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見眉峯之人已也。狐狸之而猶扣之。是以無成功。天生眉峯而厄之。如不克至是極也夫。天乎人乎。後世其何從讀眉峯之詩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書于都下。

書述學六卷後

右江都拔貢生容甫文六卷。余以嘉慶辛酉至揚州。訪容甫而歿已八年。得儀徵阮尚書所刻述學。其題詞曰。心賛九流。口敝萬卷。又有廣陵通典至精要。經識其甥畢貴生及其子喜孫。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與阮本無異。又于蘭亭冊前見其畫像。就求遺書。則皆容甫自以屬其友寶應劉台拱。惟校讀之左氏傳。說文解字。二書藏于家。然其所丹鉛者。皆理顯迹。非精義所存。乙丑予再至揚州。與貴生同榻。而容甫入予夢。自言其文之得失甚真。如是者三夕。與貴生共咤其異。而喜孫叩門人。再拜曰。劉先生病甚。召喜孫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歸舟阻風。三日乃得達。先子草稿紛糾。非吾子莫能爲訂定者。貴生曰。舅氏已三日自來屬愴伯矣。慎伯其無可辭。時盛暑。予竟十日夜。爲徧核稿本。乃知述學者。容甫覬冠後。節錄以備遺忘之類書。自于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者才數卷。至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檢說經辨妄之文。并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冒其名刊行于世。廣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錄自夫差闢邗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廣陵對乃其要刪。而楊行密以後尙闕。原題曰揚州通紀。改曰廣陵通典。又乙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貧。無師而自力。成此盛業。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年三十而禮勢成。多可觀采。四十五以後。才思亦略盡矣。旣自刻二卷。而心知未愜。然劉君受付囑者十餘年。才校刊三分之一。又時以世俗語點竄之。容甫文長於諷諭。而甚深穩。偶有一二語直質者。則加以芟蕪。及喜孫載稿本歸。而精誠遂感予憂。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哀也。已雜稿四冊。各厚寸許。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者。惟靈表二篇。每篇三四稿。詞各異而皆未成。予爲集各稿之精語。不改一字。而成文仍如容甫之筆。別刪說辰參。說夫子。京口浮橋議。月令明堂圖諸篇。而更劉君所點竄者。題曰汪容甫文集。釐定爲正集三卷。其翻酢之文一卷。爲別集。以授喜孫。世人皆稱容甫過目成誦。而使酒不守緼尺。貴生母容甫親妹也。嘗語予曰。先

兄每日出謀口食，夜則炳燭讀三禮四十行。四十過乃熟，性不飲。終其身酒未沾脣。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隱，擡頭字皆端寫。余驗其稿本，良然。容甫三十二始出遊。至大興朱學士安徵學使署，名益起。然學士豪舉，中多盛氣少年。觀容甫與朱武曹書，志在遠大。使不出學士之門，所就當有進於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孫氏死于非命。然孫氏被出後，予至揚州時猶存。蓋人言之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予皆得見，能言其學之所至。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抑以寥貧無藏書，比壯常遠遊，及晚歲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故不能竟其業。至其爲文，柔厚謹逸，詞潔淨而氣不局促。則江介前輩罕與比方。貴生有其鑑而無其厚。又已早夭。近時揚州有劉文淇，益曉攻經籍，過容甫。文筆亦幾近。而工力傷薄。楊亮季子充其模範，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淺狹，以艱晦尤傷邊幅。二子皆年少好學，常從予遊。是當踵容甫而起者矣。喜孫宦遊入都，中間相失數年。道光壬午九月，喜孫乃以此刻來貽。悉攷亂非予所定。亦有數篇爲喜孫續訪得。而予未見者。容甫之靈能自致于予，而不能終呵護之。使不變動以自存其真也。悲夫。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冊。故友陽湖惲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爲人。其紀琦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數語盡生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應而談，洞達真契。推勘物情，不事谿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敘述無仕官子，則支離沓沓，有所譯議，必揶揄顯要，即諧訕守士長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無微也。子居性不欲有所後於人，而義昧蓋闊，故於古先賢皆所不言。與言而不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沉鬱而無以加子居，空譽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盡者，子居之文必傳於後世。然其必以是數者致累，亦無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縝，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通近。子居嘗歸方邪許之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其兩集目錄，述古人淵源，所自當已。然與人論文，書十數首，仍歸方之肩，既特毋所與接者庸凡，不足發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予將訪舊弟，數子歸於海寧，子竟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也。故書以詢之。

舊業堂文錄序

天下之所爲貴士。與士之所以自貴者。亦曰志於利濟斯人而已。然學不足以輔志。則夸大少實。識不足以將學。則迂疎寡效。氣不足以持識。則瞻顧無成。然或負氣太盛。又常致激切儻事。如山澗暴雨之集。橫瀆四出。一往而涸。明僉都御史凌海樓先生。由知縣擢御史。廷諍天下大計。拜杖歸田。及起用原官。風撓彌厲。朝政幾肅。甫膺顯擢。旋被中傷。迹其氣矜之隆。意必句決目眦。字流血淚。而章疏詞指。巽婉和易。一若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者。可謂好直而不蔽者矣。至被誣廢棄之後。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禪悅者。已爲超絕流俗。而先生居於澤國。深求疾苦。委曲達當路。卒使水有所歸。出鄉里於溝壑。是其用之不終於國者。必求有成於鄉。守氣平。用識審。夫豈矜名買價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耶。先生詩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孫曠求之數十年。乃得錄副。苦資纂擇。其實關世用者。得若干卷。鈔付梓氏。俟後世尙志之士。受而讀之。如坐和風祥日中。而知驚飈怒霆之不克有濟。而賦性寬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棄於委靡焉。天下事庶幾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贈方彥聞序

吾聞子瞻氏之論文已。其論六一居士曰。著禮樂仁義之寰。以合於大道。其簡言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諫爲忠。其論范文正公曰。公少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乃其出入將相。迹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其論樂全先生曰。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一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成敗有驗於後。吾又聞子瞻氏之論學已。其告張琥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穀而多實。久藏而不腐。是以善學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告吳彥律曰。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夫沒者豈苟然哉。是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間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則未嘗不溺。故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是故舍禮義忠孝是非。

成敗則無所言文矣。舍文則無所言學矣。舍學則無所言道矣。然而世遠道喪。以剽字爲學。勦聲爲文。其上者乃能鉤稽名物。刻鏤風雲。正己則失要。治人則無功。師友謬說。聰明錮蔽。是故自任斯文之重者。有根於性。有成於習。舉世競爲俗學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駁削。則共以爲能。而有人焉。遺遠世俗。自尊所聞。言依於禮義。心泯乎得失。雖擾怒召謗。以至於頓躡瀕危而不悔。窮則守之以終。而教誨其子弟。達則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其爲文也。則能究人情之極。况於直道。以上繼夫作者。此根於性者也。有人焉。倡之於前。而健者聞而慕之。獨處則以古爲師。羣居則擇善而執。慎守其術。積通所明。不撓於勢利。不惑於浮議。其既也。以己度人。而其理同。以身體物。而其心安。故其文亦能黜華言。濟實用。不悖於作者之旨。而其達也。可以不負所學。此成於習者也。毗陵方君彥。聞有志於用世之道。爲吾友晉卿所推。年三十。名譽噪都下。求舉輒不嘗於有司。近世之用人也。驟士獲兩舉。輒以試於政。予瞻氏曰。學醫者人費。政之費人也。甚於醫。與其不幸而費人也。毋寧費時。彥歸篤學而工文。故稱所聞以告之。並以質之晉卿焉。

贈余鐵香序

嘉慶辛未夏在都下。吾友陽湖惲君子居。爲言新建有余君鼎者。字鐵香。年少負奇才。爲詩文下筆輒數千言。龍龜可觀采。又能持鐵槊重十二斤。上馬擊刺。鏃斂風旋不可止。其意氣激昂。差似吾子。子居故罕所許可。其言可信重。及丁丑秋。乃識鐵香。常劇談夜終。因以徵子居之不妄嘆也。然生才易而成才難。才不用而使人咨嗟歎息易。見用而能必成。成而能與人相安。安而可久爲尤難。夫才人負氣銳往。徧讀古今書史。抵掌論天下事。若無可爲者。一試於政。常苦紛更而易敗。及數經挫折。又遂鍛鎚鋒銑。淳沈流俗。是故士無銳氣者。平居事變續剽竊。以求悅於有司。幸弋獲而與人民社。齷齪昏督。播惡釀亂。不可爬梳。其有銳氣者。又以未閱歷而少成。及其閱歷稍久。乃卒歸於庸容。是天下事。卒無有能理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守氣以恆。而養氣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平悔。有物有恆。未能遂言無過也。見過而震悔以補之。所以能遠於不恆之羞。則東坡真人也。東坡少年銳意天下事。及其晚年。立論與少壯如出兩人。然其心平濟世利物。百折

而不回者。終始如一。而晚乃彌摯。觀其前後論議之殊。蓋悔者屢矣。然其用悔也。在暫時事理之當否。而一身之崎嶇顛躉。不以介於其間。此東坡所爲深契周孔无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爲百世才人師法者也。予齟齬時。侍先君子受孟子。問曰。今天下內外官吏。皆以讀書取科第。皆讀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貧富相耀。宗族涣散耶。兒異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先君子曰。兒骨相非貧賤者。然推此意興。其必不容於流俗已。然而慎保初心。毋爲習俗所染。况事變不常。非一人聰明材力所能備知。兒其慎之。遂賜字曰慎伯。謹拜受而心識之。稍長讀東坡文。益銳意欲任事。而好言兵。繼知善兵者必明農習法。隨地諮訪。察土穀之宜。明山水之脈。乃集論自漢以來刑法諸書。以迨現行條例。推世輕世重之故。以卽於人情。又恐今古異宜。求官書讀之。以窺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旣蹭蹬無所設施。又食貧不能治生。乃蓬轉依人。隨時建議。或獲聽信而施行。時有窒礙。則潛更暗轉以救不逮。蓋亦屢有晦矣。然自念大閑未逾。雖叢誇集身。幾至危殆。卒未有蕩去纏檢。辱身辱先是。是以屢困而守之不變。不爲士君子所棄。子居長於予十五年。其爲人果健。爲文勁直。爲官剛介。皆與世俗相違背。更折磨者數四而不改其初。庶幾成才者矣。鐵香稚於予亦十五年。相其意氣於子居爲具體。非予所能爲役。然未經挫折。一往奔放。其歸不可不慎也。予之得交於子居也。以憲悔而不誤用。故自述生平以質鐵香。鐵香以子居故。不以予爲妄誕。其卒能有成而不負生才也。則予所當與鐵香共勉。以期無愧爲子居之友斯可矣。嘉慶廿二年九月廿八日。

湯賓孺先生文集敍

予以嘉慶壬戌至常州。先生前卒已四年。而常州人士稱文獻者。必首舉先生。以爲樂善疾惡。坊表人倫。多識前言往行。其爲文常依於闡幽顯微。至再至三而不厭。殆荀子所謂君子必好辨者也。予旣慕先生之爲人不及。見因求其書。積數十年不可得。及道光己丑。先生之女夫張君翰風。宰館陶。爲先生校刻遺集。予取遺過從。因得受而讀之。其詩導源香山而不襲其貌。反覆委繹。必盡其意。長律七古爲尤工。其文則長於記事。論說以達意爲主。而橫直自成體勢。望而知爲有德者之言。足以取信來茲。自唐迄今千餘年。以文名者十數家。以詩名者數十

家並以馳驛變化成一家之機樞爲後世法守。而學者耽精疲神於此十數家數十家者。規撫形模於長短疾徐之間。蓋亦有庶乎維肖者已。而常不足當有識之觀采。夫豈古人不可學。抑尋章句之末者。固未能與於言志載道之大原也耶。故其傑焉者。沈研古籍。必比類以吾身所親歷。按切於吾心。旣了然無所格閼。乃屬辭而注之手。自述所見。其條鬯旨趣。絕去依傍之迹。而又不至於橫流奔放。則其所詣雖未足與彼十數家數十家者比。而能使讀者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足以自植而不朽。故自唐以來。有書傳而不甚著者。又不啻數十百家。先生則其流亞也。先生無子。以從姪爲嗣。說者謂先生忠厚嚴正。旣博學雄文。不得於有司。無所設施於世。而天又靳其嗣息耶。然往昔達人。如漢之揚子雲。唐之李太白。孟東野。宋之程伯淳。近世之顧亭林。是並文切物理。道周世用。彼蒼蒼之不可知者。何獨至先生而疑之。予少遊大興朱文正之門。大興寶先生尊甫門下士。淵源可溯。予近又與翰風爲至戚。托親串之末屬。故不辭不文。而書其梗概以告觀者。

方岩夫軫詩序

予以嘉慶庚申冬訪翰風握手。卽爲言有方君岩夫可與言詩。而岩夫已聞予至。炳燭相遇。從劇譚微宵。次日以五言四章爲贈。其情動於中。以成僑德之文。沈鬱而不激詭。清迴而不促數。庶幾作者之風。因與極言詩法源流所自嬗變之故。上自陳思。下迄次山。其於言之順序。唯以能斷爲深。而驟轉平流之中。壯密足以履險者。有相應之樂。無喧聲之失。蓋予辰側楚齊。吳越間三十年。所與極口論詩者。翰風而外。唯岩夫而已。是後則辛酉秋聚白門十許日。庚午秋於轉江一再見。而岩夫遂化去。道光壬辰春。遇子佩於都下。岩夫猶子也。集錄岩夫之詩。欲梓行問世。而乞予爲序。夫以岩夫之詩之工。而真知者唯翰風與予。則求知己於身後。又豈易也哉。然天下後世。如有能以予言詩焉者。則岩夫其不死矣。

韋君繡詩序

謝君默卿嗜詩。遊宦於吳。與吳中詩人習。而拳拳日稱道。自以爲弗如者。則韋君繡。及識君繡讀其詩。默卿固非妄嘆也。夫詩之爲教。上以稱成功盛德致形容。爲後世法守。次乃明迹懷舊陳盛衰所由以致諷諭。下亦歌

詠疾苦。有以驗風尚醇醨。而輕重其政刑。繁古流傳之什。風裁不一。其要必歸於此。自嘗路君子。以總持風雅。爲已任。退斥苞苴。進詩辭比羔雁。其中程式者。大都入耳而不煩。及其遞陳間作。則又能別第肥瘠膚本。以爲酬報儀秩之高下。於是文人才士。莫不瘁心力揣聲病。以必得當大雅。雖與古作者殊科。而其擴藻連采。稱其排比。所以奪人口移人志者。亦一時得失之林也。予自齟齡學詩。成童以還。篇章頽淹。弱冠出游。鉅公結納若不及。然嘗公讌游覽。贈答之際。苟心中無所欲言。輒之不能成章句。始知所學非所用。自分薄植。卒無以與當代名流相角逐者。遂輟其業。而所遇以益窮。一昨小住默卿官廩。又識蔣君澹懷。讀其詩剝刻而不露。舉體渾脫。典籍奔走受驅駛。以視君繩清迴相軋。而精能過之。言詩於吳中。莫或先二君矣。然二君故才力贍逸。及責以羔雁之能。則亦有近似鄙人者。坡老不云乎。二生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索書往尋黃魯直。其窮未可量也。今二君致窮之具。既不後王庠程邊誨。邂逅厚予如恩舊。雖斯世無黃魯直。而君續且索予序其詩。欲以尋天下後世不可知之人。雖坡老亦當爲之咋舌矣。故錄藝寄默卿。幸爲予拉雜摧燒。揚灰於衢。以當廣柳之送。旦告澹懷。無爲其後來者。

趙平湖政書五篇敍

余少服孟子尙志之說。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笑之。則應之曰。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記有之。學也者。所以學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長之事。不當於爲士學之乎。其後讀韓子。至縣令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則又喟然曰。韓子亦士之傑焉者也。顧自卑其志如是。不事士事。而語民是浚。是故今之長民者。見利莫爲與。見害莫爲除。非必識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嘗其始爲士也。蓋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爲長。則又重韓子之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復自變其說曰。興利除害之政。唯可行於古耳。或且謂興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見諸實事。於此而告以尙志之言。若必不能以爲非。則曰是匡居常談。臨事輒不可用。謂爲雖善而無徵也。江陰趙君球琳宦遊浙中數十年。屢膺大邑。而持論顧與鄙人相出入。於條理加精審焉。凡民生所疾苦。諸公摹以爲無可措手。而泄泄置之。且因以爲利者。則皆察幾審勢。援例比案。而詳爲區畫之。其舉也甚易。其

推也無害。民難既紓。官困亦解。作爲五篇之書。以詔方來。是可爲善而有徵者矣。世有尚志之君子。讀其書。得以自堅其志。卑者亦無以飾其說。以助波靡之風。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於趙君之書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吳包世臣譔。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余性僻於詩。無所師承。而冥心深悟者十年。似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嘉慶庚申秋識陽湖張琦翰風於白門。張君曰。吾子高才絕學。而溫柔敦厚如是。是必深於詩。因相與爲深言。出舊草二千首屬張君。張君爲刪定。存什二。曰後人讀之。而深求其義。足以達政專對已。何必多。余自此遂輟韻語。道光乙未春。因烏程凌堃厚堂識。鎮平黃君香鐵於都下。黃君詩名滿宇。不以刻行之。九卷而屬爲序。黃君詩刻行已十餘年。載筆通僵。欲得序其集者甚夥。顧以命余。媿不克當也。讀其詩。少作已成體勢。節奏轉換。緩而不弛。和而不滑。庶幾有德之言。壯歲漸變而逾上。緩仍舊。而和若少遜者。然新意時出。真吾迥然見矣。竟疏劇譚。常至中夜。笙磬之同。自晤張君後。閱春秋三十有六年。未有若吾黃君者也。夫推極詩道所致。其卑微幽渺。可以奪造物之權。變人心之度。使寒燠不能操其舒慘。哀樂不能主其欣感。斯固作者偶得之而不自知。讀者心領而無以言狀者也。至於念衣敝則知愛。狀草聲則知敬。列嬖倖則盛陳笄紱。哀疏遠則備揄盼。信是則體之不可不明者也。或無端蠭起。萬類驚心。或文外旁情。一縷彌布。或翠流遠赴。而束以一峽。或一源下注。而散爲衆派。或崖勒奔馬。或梁繕泛雲。是又勢之不可不明者也。焉境萬殊。用法一貫。諭志者感其微言。行遠者脩其盡飾。窮原竟委。吾無以測黃君藝之所至矣。余往求吳越間久。所見工詩者。有無錫趙函良甫。長洲蔣志凝澹懷。然皆未嘗與論其得失之故。始於失人。於今悔之。異日黃君。或遇二君。出此相示。當有雅契。且藉以補吾過也。

述古孝子詩序

人之心不可使放。放必由於無所事。心無所事。而不能無所之。則放矣。故古者教人。於平居則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行以采齊。趨以肆夏。使此心無時無地。不有所事以守之而不放也。至於居喪。則主哀而不尚容。自成服以

至免喪。歷三載之久。而身以廢業。無所事事。若非有東其心者在。不能保其不外馳而忘哀也。是故始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凡以自管其情。目之所觸。聲之所發。無非歸厚之教。設此閑以防其心者也。分宜趙南庵先生之執母喪也。居廬之日。檢古孝子事迹。摘敍其略。各繕以五言二韻。積二百首。蓋三載之中。無日不與古孝子相晤對。剝巨痛深。情難自己。與古人喪次讀禮事異。而東心於哀。則無殊也。先生五世孫芝巖茂才。年少工焉文。不忘祖德。以是編見示。乞序而梓以傳之。後之得是刻者。罔極之思。有不覺其油然生已。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至五世。而手澤益彰。其斯爲君子之永錫也乎。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夫詩難言矣。尼山以學詩爲教。而可與言者僅乃二人。降及李唐。傳人萬數。而其至者。伯玉子壽。太白子美。次山而已。何其斲耶。蓋詩教主於溫柔敦厚。然其旨趣。寓於意者半。而發於詞。存於氣者。亦半。是則無迹象可求。非言語所能喻也。夫以詩之關鍵。見於迹象。其激射隱顯之可說。以言語者。常倉卒不能得解人。况微妙於此者耶。是以余馳驅楚蜀。幽燕吳越之郊。四十餘年。詩人莫不識。而可與爲深言者。唯陽湖張翰風。其次則歛方岩。夫荆溪谷。保緒高涼。黃修存。東鄉吳蘭雪。斷陳秋舫。無錫趙長甫。桐城汪奐之。吳嘉澹懷。鎮平黃香鐵。而岩夫奐之。皆吾晚輩。岩夫之氣厚。奐之之詞柔。俱有得於詩教矣。而岩夫資力爲深。自岩夫奐之相繼物化。有後起者。吾未之見也。道光庚子。余待辟豫章。多暇日。倪蓮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詩板本見示。並言汪平予余伯扶非江季持匹。擬別刻專行之。而請爲序。余受而讀之。太守之論。蓋信季持。余曾一再見於白門。不知其能詩也。今讀其詩。庶幾有類於柔厚之旨。不及岩夫而軼奐之。是足以爲吾皖三家矣。篇什雖不充。素絲十句。品證上中。陝郊一篇。心傾杜老。亦奚必求益擇肥。如買菜市瓜之爲也耶。余嘗謂不失人。以季持觀之。則失人正多矣。工詩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則信夫詩之難言矣。

王海樓詩序

詩之爲教深矣。其深者必於溫柔敦厚而不愚。詩之用有美有刺。溫柔敦厚。意其主於美乎。然古今傳詩之用

於美者什一二。而應制教。希恩澤。充羔屬。不足與於詩教者。已居太半。其他風雲月露體物卽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於比物連類。以致寄託。聖門之說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則詩教殆寘於刺耶。蓋詩義大而用在於風與興。一氣相感謂之風。微言諭志謂之興。而所以妙風與興之用者。則曰隱顯。顯則與人以可見。隱則與人以不可思。可思故足戒。難合者。又所以妙隱顯之用者也。隱顯難合之用彰。故其詞溫柔。溫柔故無罪。其旨敦厚。敦厚故足戒。已無罪而人足戒。且何愚之有。以此爲教。不其深乎。漢氏去古未遠。流風猶存。魏晉以還。藻綴迭興。而先覺不乏。比及有唐。射洪曲江青蓮杜陵道州。是其選也。宋之眉山。亦庶幾焉。不由此不足以爲詩。不解此不可與言詩。則匪惟其教深也。而言之實難。同年生王君海禮眉產也。於射洪青蓮眉山爲後進。自幼好詩。數十年不効。前以貴作宰浙江。屢膺大邑。被議。左遷來豫章。復入都。再鑄級。仍以貴復官。道光壬寅。自都返豫章。哀其被議。後詩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讀之。蓋疑駁有離合隱顯之意。詩固難言矣。遇可與言者。又不得不言。故與爲深言。卽以爲弁。

澹菊軒詩初藁序

近世論詩。類以侔色揣聲爲工。若其出於閨閣。則羣詫以爲奇。抑思國風所列。半出婦女。尼山刪詩以維世道。夫豈以閨閣故。懃而存之耶。夫溫柔敦厚。詩教也。微言相感。以諭其志。詩法也。循法以知教。其工初不侈於聲色。漢魏既遠。南朝專取詞藻。有唐力窮聲調。故侔色揣聲之業以日盛。至以詩爲羔屬。而聲色之外。殆於無詩矣。然而長言詠歌。極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依詠和聲。而言志之旨益明。則侔色揣聲。固亦詩道之剛而必致。志士多感。女子善懷。苟有能者。必歸於此。陽朔張宛鄰先生詩。浸淫漢氏。而與余獨有笙磬之同者。此也。先生長女適昭文吳彥懷。比部也。焉盡綰恭人。著有澹菊軒詩。斯能繼家學。而昌詩教。已憶余以嘉慶庚申。徒步數百里。過訪先生。恭人才聾齒。其女弟緯青婉紗若綺。多在孩抱。閱七八年。則姊弟詩詞稿。皆成帙。緯青幽雋婉紗排裏。若綺和雅。各得先生之一體。恭人則纏綿悱惻。不失於愚。屬詞比事。必達其志。節族膏澤。多所自得。被文采而能高翔矣。比部詞壇之雄。倡隨自爲知己。尤藝於所希。有道光辛丑。恭人年五十矣。其弟仲遠。吾甥也。梓行其集而屬序於

余前序出劉君廉方。其言既至允。而恭人之學。成於艱苦窮困者。若繪後序。又備述之。余故揭恭人之詩法。以告觀者。若徒見其詞藻之溫麗。琴調之悠揚。而驚嘆焉閨閣之傑。是仍昧於詩教。未足與論恭人詩也。

爲朱震伯序月底脩簫譜

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夫感人之遠莫如聲。故詞別名倚聲。倚聲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璽。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膩。脆矣清矣而不璽則浮。屯田夢牕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璽傷格。清真白石。則殆於兼之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唯玉田白石耳。淮海時時近之。清真屯田夢牕。失之璽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聲之么妙鏗鏘。惻動人無色而豔。無味而甘。故也。揚州專力詞學。自冬菴汪君。冬菴受法於吳祭酒。祭酒于詞尙傳色。其氣獨。其格靡。以膩浮爲能事。冬菴力能擺脫本師。求諸兩宋以自立。繼起則西御王君。尤能博綜諸家。而心知其故。震伯續自得於聲。脆如冬菴。清如西御。璽則隱隱在齒牙間。爲二家之所不及。養之以學術。煉之以境遇。則意內之妙。吾將於震伯旦夕逼之矣。

金賓伯竹所詞序

詩詞賦三者。同源而異流。故先民之說詩也。曰微言相感。以諭其志。其說詞則曰意內而言外。而說賦既曰古詩之流。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詩與詞。若有分疆畫界者。豈非以其觸景物而情有所寄。托於美人珍寶。以爲諷諭。雖本與之一義。而流弊有剔致乎。詩自漢氏分五七雜言。迄唐氏季世。溫柔敦厚之教蕩然已。而倚聲迺出。其體異楚俗。襲詞名者。蓋意內言外之遺聲也。然其詩流傳之章。委約微婉。得騷人之意爲多。與其詩大殊。蓋其引聲也細。其取義也切。細故久而善感。切故近而善入。五季兩宋之能者。並臻茲妙。自茲已降。靡者沿流揚波。而不知其本。俳諧謔浪。以爲能事。蔽錮且四五百年。及近人錢黃山始鑿其窓。而舉文翰風二張先生繼之。高才輩出。復兩宋舊觀。賓伯之尊甫。嘗從皋文先生遊。賓伯又親問益於翰風。其工詞也宜矣。並世工詞者。莫如董晉卿。董君二張傳業之愛甥也。余嘗語之曰。吾子賦亞文通子山。詞兼清真白石。然吾子詞材伐之。

兩宋是猶未免時世雜也。導源鑿鱗。以楚騷尊其體。不亦可乎。董君然其說。卒未能遷業。余苦筆重。體氣不相入。以箇伯詞之工。遠來問序。其不謬余言也明矣。箇伯果不謬余言也。則伐材於湘沅。以大倚聲之門戶。是一張所未先覺者。拔載自成一隊。吾不望之箇伯而誰望乎。

零都宋月臺維翰古文鈔序

唐以前無古文之名。北宋科舉業盛。名曰時文。而文之不以應科舉者。乃自目爲古文。時文之法。揭而隘。古文之法。峻而寬。寬則隨其意之所之。或致大儻於法。於是言古文者。必以法爲主。然其時之能者。無論伯長太伯。始事之倫。即歐王蘇曾。絕足相繼。力矯時文之弊。而卒不能盡。洎乎有明。利祿塗歸八比。時文之法。較嚴於宋。而士人習之。又最精。其間有志復古。如震川鹿門者。所爲古文。猶不及其時文之善。若其專力屏絕時文。一語不以入古文者。則不文而已。何其難耶。蓋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焉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焉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備於言之先。然言之無序。則物不可以見。物即可見。而言不可以行遠。故治古文者。唯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讀書多。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原。反之一心而皆當。推之入人之心。而無不適焉。於是乎言之而出之。以有序。此間世之英。古所謂立言之選也。其能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必使其言爲吾所可言。所當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當受。而後言之。而言之又循乎程度。是則可以爲有序矣。是故有物之言。時文有時可與古文同。有序之言。則古文有必不可不與時文異者。此之不可不察也。月臺宋君。承祖若父之家學。致力古文者數十年。波瀾不尚壯色。論議不求聳聽。唯斤斤以無序爲戒。是固知所先務。足以加人一等矣。近世古文。推桐城姚氏。其造詣實能別時古之界。所言信爲有序。門下士如陳石士侍郎。梅萼君戶部。管異之孝廉。吳仲倫明經。皆親承指授而有得。然唯吳君爲能真傳姚氏之法也。宋君嘗問。美於姚氏。治之不已。何遠不與吳君並稱高足乎。予不敏。文於古人無似。而謬爲摹流所推許。宋君旣不恥下問。於是乎書。

崇山堂文鈔序

人莫不有所欲言。言之有章則爲文。故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者。曰義。曰法。故義勝則言有物。法立則言有序。然以有物之言。而言之無序。則不辭。故有物者不可襲而取。有序者可以學而致。是以善文者。必盡心於法以爲言。而不敢縱其所欲也。自漢迄隋。集傳百三。隻句碎字。珍若瑤琪。有唐以來。遺文漸夥。而千三百年所盛稱者八家。是外雖名氏在人口耳。尚不翹數十家而已。若存若亡。其巍科懸仕。因乘資力。結集累卷帙。盛剖刷者。以萬數。世無得而稱焉。彼萬數者。豈不心勤沒世乎。迺旋踵化爲糞壤。夫八家者。又豈敢必後來之竟莫比並哉。至所謂數十家者。文固不後於恆人。加以德業在當時。藉得留其文於若存若亡之列。噫。何其難耶。然而是八家者。則既千載如生已。士苟有志斯文。莫不尊之如父師。親之若椒蘭。而並時儕輩。幸得廁名焉。亦復託以不朽。始歎文字之力。吹枯嚙生。功同造物矣。然吾聞歐陽子爲文。脫稿卽糊牆壁間。出入塗乙。至今不存原文一字。夫歐陽之初藁。其超越尋常。豈顧問哉。而必塗乙。至不存一字乃自愜。則知韓柳王蘇曾之造詣。亦必爾也。昌黎之頌李杜曰。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則知古人。皆作之多而存之寡也。李杜集有兩三稿。並存者。則知古人。雖再三改竄。而猶有未定也。樂山堂文鈔。曾君受恬之近作。置郵相質。並乞序。曾君以楚南之望。仕優而學。不恥下問。其於文也。遇題便作。作之良亦多矣。多作則可以待刪。載刪而慎存。又益以善改。若歐陽子之自程者。工力深風裁峻。澄汰渣滓。菁華秀發。今人何遽不如古人哉。古人竟絕如八家。是固天寘。非人力所幾。然浸淫乎不潔。以及之。其必不與前此之萬數者。同歸泯沒可知也。故書之以誦曾君。

齊物論齊文集序

說者謂天地之氣日薄。故古今常不相及而在物者。鄱陽之磁。端州之硯。近差則高出前代。其在人。黃魏施范之弈。自昔無與比。乾隆中增試唐律。而近日工試帖者。顧優於唐。邵戴二錢王段之於小學。推原古訓。博辨不文蔓。爲宋氏以來所無。賦則自南朝不競。逸響真綴。予心儀前哲。私誦絕業。及見晉卿作。深幸德之有鄰。益嘆其秀出不可到。繼又讀其古文。說經有家法。清深文明。取勢琢詞。密而不褊。委婉而達於姚冶。依八家成法。而健舉能自拔。晉卿時年始二十有一。予反復雒誦。爽然自失。謂之曰。八家雖唐茅所次。然無以易之前人。欲離去者。其

文率詭誕無統紀。墨守則推熙甫。望溪爲傑然者。猶不免爲嚴家鐵隸。汗流僵走不自耐。姪傳近出。輕望溪爲純淨而弱形局促。吾子勉之。充其材力。抗顏八家而爲九。其在斯矣。嗣又得容甫文八十餘篇。子居文二百餘篇。而讀之可采者什二三。予嘗謂子居曰。子之文勢驚鴻凌厲。接武介甫。容甫文得逸宕於彥昇季友。繫援蘭臺。以摩八家之壁壘。而旗鼓未足相當。二君故自爲強國。執牛耳者。虛之十稔。終嘗以歸晉卿矣。子居領之。晉卿遊楚豫。齊趙十餘年。晚歸袁浦。所至求文者僕集。晉卿面柔不能拒所請。又不欲以千秋之業徇人。率紓迴宛曲。必欲讀者於言外喻其指。以是益不能自別於永叔介甫。而拔戟成一隊也。以晉卿之奇姿間出。又有學以濟之。徒以困於所遭。不得獨行其意。晚更困於病。工力中輒。以不能盡其才。豈非命也。夫唯予弱植。謬焉世人所推。而晉卿慙患尤至。年將五十。自度所學。終不可見用。遂亦有志斯事。舉芳入家而不受籠罩。蓋庶幾焉。奔走數十年。荒情相乘。學殖盡落。辭不副其意。予故以悲晉卿而更自悲也。晉卿文無不以示予。所見尙倍於此刻。此刻爲申耆所選。而申耆病甚。實出門下士手。文存者多少作。晉卿三十以後文。固爲酬酢所苦。然亦有觸事發意優於少作者。而選多不存。晉卿文既不能盡其才。此刻又不能盡晉卿。唯幸賦則全錄。其以上攀班張下亞江庾。而無愧者。猶足使後來有志之士。信古今未必不相及。而及時自力也。道光癸卯重九日。安吳包世臣書。

書陳雲乃延恩罷讀圖本字登之近改字雲乃

道光壬辰。雲乃以郡僚餞分江蘇。未出都爲罷讀圖徵題詠。中外能詩者。各以詩贈。大抵謂雲乃雄文碩學。屢躡場屋。至以貲進身。出試幕僚。則爲不得其職。宜其憤激慷慨而爲此圖也。旣至省。以示其友包世臣。世臣則謂雲乃平日讀書。若僅爲科第計者。則當擣撫斷爛塵腐。以期必得。何以穿穴經史。求立言之本意。歷二十餘年。遭挫折而不改。是故將有以用之也。今逾博學不出之歲。及鋒自試。豈復有所憾哉。然則斯圖之作。正孔穿所謂王事如龍。勤慎之義也。世臣旣未仕。又素不學。然頗悉近世故事。皇民間清僑。以雲乃之才識。堪益以郡縣事。不足忙亂其身心矣。吾弟恐雲乃未涉世而知懼。旣涉事。顧以爲中流自在。若不足爲者。漸乖作圖之本旨。願雲乃常守勤慎之心。臨事必按以方策所載。是否有合而後行。是其於讀書也。欲罷不能。則吾道之深幸也。洎於視事。癸

民人社稷之寄。接閭閻小民。隨在修差弟力田之教。進都人士于廷。與講員立身處事之體要。仕優則學。又安能罷讀也哉。

復李遵堂稚雨書

遵堂先生同年足下。尙齋太守來。奉手書。委曲明著。訓誨以所不及。深感深謝。世臣自幼失學。家無藏書。至楚聞見。嗣以錢驅出遊。遂廢佔畢。幸所至不見棄於賢士大夫。隨在求師。略有領悉。又性喜體驗人情事理。攬論今古得失。如望蟬自鳴。非敢言文。何論於古哉。謬蒙四方名流。加以獎掖。甚至指爲壇坫。推執牛耳。世臣頗有自知之明。廿餘年不敢承也。而友人辱推舉至。遂有往復論文諸書。不過悉憲者之慮。數他家之寶耳。足下沈精斯道。且三十年耳。目至廣。趙宋以來。大集小編。無不搜覽。衡其輕重。平其去取。世臣何敢出旗鼓以相當。重辱雅教。亦不欲默默。尊諭有物有序。是矣。然以搭架式起腔調當有序。則世臣所未喻也。又謂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全云云。鄙見以爲文體莫備於漢。唐宋所有漢皆有之。且有漢人所有。而唐宋反無者。尊諭明代。嘗稱秦漢。近代喜學六朝云云。明代王李諸公之陋。已經論定不具說。近代學六朝者。唯見汪容甫一人。此外等之自節。烏覩所謂喜學六朝哉。又謂震川不搭架式起腔調。世臣三十年前。曾覽其集。於中酬應之作。居什五六。莫不以架式腔調爲能事。此固不得不爾。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擺脫此四字也。憚子居欲以子書救八家之說。自是賢智之過。子居得力。全在介甫短章小傳。足稱高足。容甫之文。經世臣手定者。爲其子弟所亂。述學二卷中。說經未爲精堪。然有深通古人文法者。什可二三。世人盛傳其廣陵對琴臺銘。皆下乘。袁鹽船文。差有袁雅之致。亦非上乘。至如釋三九孤父之盜梗。弔黃祖文。沈椒園狀。馮按察碑諸篇。則妙絕於時。至世臣所謂渾沌兩家。可以抗行者。以足下既深於子居。故言之以廣其意。非謂必足下探容甫入文錄。庶可不朽也。太守言尊選已刻成此盛事。近世文集。人不盡見。得此刻可以廣其傳矣。至於人心嗜好。斷難強合。如入都市者。各市其所欲得。豈不爲美備也耶。尊諭作室作樂。兩喻妙矣。然離官別墅。公弦孤調。又豈可無法而成之哉。梁柱必正。匡商必準。不可破碎。不可散漫。本無間於大小也。大要作文難。知文亦不易。非知其詞之工拙之難。知其用意所在之難。

也。古今傳誦之文，無如龍門答任少卿書。童而習之，擇撫無虛日。自蘭臺載入本傳，以書中有推賢處士四字，因下責以古賢臣之誼。一語揭焉，緣起若就此四字推尋答書之意，則書中數千言十七八皆如醉如狂，讀者不得其所以然之故。則爲之說曰：據發一肚皮憤懣不平，試思據發憤懣，遂果爲宇宙至文耶？李少卿答蘇武書，依彷結撰，書內略撫來書，敷語用意往來，實如影響，何此書除令刀鋸之餘，與私心刺謬數語外，悉似狂易耶？二千年來一大疑案，習焉不察。世臣於此稍窺其微，一語道破，則字字皆有看落，故敢獻疑於足下。請檢本而朗誦之，默思之，累日兼旬，或能示及以決之。則此生之幸也。六國表序，魏其武安列傳贊，始皇本紀贊，皆人人肄業所及，然讀者不過熟其腔調，以供擇撫。世臣細究之，乃知其枝枝節節，觸處皆不能通，既已得疑，反覆全書，似能見其深而通其意，足下好學深思，故并獻焉。至於八家昌黎取材至富，雖原本於孟子，而得筆不止一家。柳州以下，皆得之韓、呂二子，永叔、東坡所得尤多。夫所貴於予書者，謂其晰理必至精，論事必至當，言情必至顯，爲後人所不能及耳。非謂其製體修辭，異於後人，遂以爲新奇可喜也。是故子居以予書救八家之說，未爲得也。自八股取士之後，士人進身以此，此禮文律至嚴。吾人用力於此，亦較他業爲深。小小補習先正時文，稍長則讀八家之近於時文者，以資潤澤，故士生今日工時文而不能古文者多有矣。若工古文而反不工於時文，則斷斷無之。若其少小習時文，規撫房行以倖大，獲得手之後，託言古文以爲名高，遇此等輩，唯與之唯諾委蛇而已，不必與正言莊論也。八家與時文時代相接，氣體較近，非沈酣周秦子書，必不能盡去以時文爲古文之病耳。若謂以予書救八家，則八家何病而待救耶？世臣雖淺陋無似，然於列代文集，亦曾致力來讀，疑世臣以八家爲不足觀，似不應妄誕至是。唯不能自勝其目，嘗歸方之祛以求塗耳。足下賜題中衢一勺，非菲薄所敢取，唯後段擬以非倫，故前書略致其意。此次承索原稿，欲刪訂後段，具見從善如流，亦是俯察鄙人，非爲標榜傾軋者。謹如命奉繳，恐太守行速，燈下匆匆，唯不吝教益，是所禱切順問道履無怠。世臣頓首。

答陳伯游方晦書

伯游仁兄足下：日昨二小兒自白門返豫章，敬詢侍奉安吉。揚州館事甚好，爲慰。次早小兒啓籃出手書，辱承

系念深至。嗟歎枉抑。詢所事是否結正。並問貴省有德有造之士。展紙三復。有如握手晤。自閏月初十星使北轍。事即已結。若謂枉抑。則肯人遭遇。或什伯於此。無足言者。至貴省爲文學數澤。僕荒落頽唐。何足以知之。然所知亦有足述者。永豐徐湘潭字東松。癸酉拔貢。年近六十。詩古文名甚噪。積稿至七八寸。多自加丹鉛評讐者。盡以見示。其詩不過酬酢。略以詰屈語自飾。無關詩教。古文當得手時。饒有黯然以長。油然以幽之致。且無時文氣息字句。間雜其中。唯傷散碎繁絮。良由居地既卑。求請者率鄉里富人。斗米百錢。視爲奇節。以致黃茆白葦。一望觸目。僕諱勸其刪節自珍。而驕矜已甚。殊爲可惜。若能澄汰沙淳。庶幾銑翁之後。重矣。生性迂緩。跬步滋疑。然自守不苟。誠一鄉之善士也。南昌姜曾字樟圃。庚子舉人。年四十餘。博聞強識。而文筆蕪漫。又所學專求前人錯誤。極意指摘。以誇精博。至古人命脈所存。可以內檢身心。外起構鑿者。反在所略。似未能卓然有成。在貴鄉殆亦原甫容齋之嗣響也。金谿黃鍾字子覺。附貢生。年三十餘。耳目亞於樟圃。尤熟明史及貴鄉前輩故事。弱冠時讀注疏隨手摘焉要刪。略附接語。頗有闡發。貴鄉爲此樸學。子覺竟未見有替人。自作詩文。多至七八十卷。八股筆力挺拔。而太無格致。古近體詩貌似從橫。古文次第順適。而並傷淺薄。僕愛之甚。所以將順匡救之者。交至。至有塗乙其通篇大半者。子覺不以爲非。語人必曰。生平第一知己。包安吳也。然徒義不勇。又寡人而有薄倖之儕。恐未能日就月將。以盡其才也。南豐吳嘉賓字子序。戊戌翰林。文筆俊爽。好讀書。能受善。年三十餘。比子能不變不怠者。殆不可量。金谿舉人楊士達字耐軒。年二十餘。其祖灝字少晦。君子之有文者也。僕與其兄邁功撫部交久。因識少晦。而少晦遠矣。耐軒頗有志於繼聲。爲古文下筆明淨。唯邊幅太窄。然可望其有成。新建李達觀字惺齋。年二十三。食餼已八年。江西時文舊推陳章。然大士之超逸。大力之沈着。必不可合。惺齋能合大士大力而彌近正希。寶一奇也。僕曾奉檄磨勘落卷。閱三四千人試文。又校閱豫章友教洪都三書院課義。無能彷彿之者。新喻張懋芝字雲閣。年二十三。亦已食餼。八股時趨耳。而排比穩洽。有聲色。亦不可多得。一生舊業。皆止八股。雲閣近館省垣。僕使之讀毛詩傳箋。亦時時有所見。新城陳傳字廣夫。伯仁太史之子。石士侍郎之諸孫。年三十餘。泛覽百家。爲諸陳冠。詩文亦有卓犖之概。然自率資性。未見真實工力。南城曾協均字笙巢。年二十四。賓谷撫部之幼子。八

比文筆矯健。近年閉戶窮經。語次殊多妙悟。南昌張試字漚可。年七十餘。需次學博。好學不倦。四部俱有探討。嗜爲詩。五言雅近陶蘇。而溫雅謙抑。不自足。與貴鄉人士大殊。廬陵蕭國琛字崑圃。癸酉選拔官南昌府學訓導。年方五十三年。館穀盡以市書。積三萬餘卷。僕時過從。論說偶及。崑圃入內檢本。隨手卽得。通世事而自律嚴。有血氣。重交遊。爲古文雖未成。而門庭視時賢爲闊大。僕在貴省將六載。所知盡於此矣。前哲有永新賀子翼先生名貽孫。與叔子同爲遺老。相距才三四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可考。有激書五十七篇。可四萬餘言。大旨學韓非呂覽。而得其深體勢。亦据二子爲本。書皆紀載村落俚俗事。就見聞而推致之。則處亂自全之術。撥亂反正之規。悉於是乎在。唯每篇起處用呂覽舊法。而頗涉眉山永康策冒。少小所業。結習難化。以爲流類。叔子擬之。瞠乎後矣。求人物於貴鄉。立言則賀永新。立功則李臨川。殆難與爲參矣。激書外間無本。上高李祖陶字邁堂。僕同歲生也。治古文三四十年。有選刻國朝文錄四十家。又別錄六大家。然不過編纂校核之勤。唯傳激書之功爲鉅。遠承足下不即。問訊諄至。故直書以相聞。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遠。幸勿塵念。辛丑五月。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葬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冢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徧。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五徧卽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諷誦常至數千徧。以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卽所謂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袁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已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卽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焉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

比文筆矯健。近年閉戶窮經。語次殊多妙悟。南昌張試字漚可。年七十餘。需次學博。好學不倦。四部俱有探討。嗜爲詩。五言雅近陶蘇。而溫雅謙抑。不自足。與貴鄉人士大殊。廬陵蕭國琛字崑圃。癸酉選拔官南昌府學訓導。年方五十三。三十年鉢穀盡以市書。積三萬餘卷。僕時過從。論說偶及崑圃。入內檢本。隨手即得。通世事而自律嚴。有血氣。重交遊。爲古文雖未成。而門庭視時賢爲闊大。僕在貴省將六載。所知盡於此矣。前哲有永新賀子翼先生名貽孫。與叔子同爲遺老。相距才三四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可考。有激書五十七篇。可四萬餘言。大旨學韓非呂覽。而得其深體勢。亦據二子爲本。書皆紀載村落俚俗事。就見聞而推致之。則處亂自全之術。撥亂反正之規。悉於是乎在。唯每篇起處用呂覽舊法。而頗涉眉山永康策冒。少小所業。結習難化。以爲疵類。叔子擬之。瞠乎後矣。求人物於貴鄉。立言則賀永新。立功則李臨川。殆難與爲參矣。激書外間無本。上高李祖陶字邁堂。僕同歲生也。治古文三四年。有選刻國朝文錄四十家。又別錄六大家。然不過編纂校核之勤。唯傳激書之功爲鉅。遠承足下不即問。訊諄至。故直書以相聞。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遠。幸勿塵念。辛丑五月。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葬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徧。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諷誦常至數千徧。必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卽所謂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袁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卽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適章

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卽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慎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自泰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况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忍不起。卽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泰州。阻風孔家灘。彷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生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莫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旣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旣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寒被摩其膺。尚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旣歸。厝地不吉。若嘗屬余攻卜。不果。君旣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塋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徹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顛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實。嘗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包世臣。

清故撫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輒五字觀之縣學生 賦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

父良棻字重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會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愷。渝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信以詩。任城文駁以書。著聲聞。齊間。於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憲五教授於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舟徒。而舟徒族人顧宗

合肥云李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焉幸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肅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折闋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床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折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敦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於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瞿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予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寡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淮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攜君同游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憾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寫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嘗聲贊說詩義幾晦爰托始於嘉慶戊辰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箇者其黃等馳騁分散探纂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奉者則徒見爲耳目之廣探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二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

通文法明於激勵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纇。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馳。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稍怠。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銜鬢以徵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激。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責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尋力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闖入中岳爲歎。君所嚴事者。侍郎閑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詩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情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間。於古文推陽湖渾敬子居。爲百年巨手。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闡。造詣未可量。於制義推廣龍蔣其次竹。於書推懷甯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嵩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憑脰爲溉。謂宛平徐松星伯漢畫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懷。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彌。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予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曉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報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耄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卽歸姚氏。重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氣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翟淮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贍。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

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銘。君卒八日而後葬。君好學如是而不稼。躬背拊犧。黃口扶苴。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君之孰友。及當世鉅儒。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袁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易世臣拔穀謹狀。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泣涕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誠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昨日。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脚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夫然因舉主識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喪事。用敢將吾師之未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卽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卽得其示。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鬪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擴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於師可知也。余既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系

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湯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笥洞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

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證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楊齊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略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處數十卷。尙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三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楊齊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蓋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適某職華某。原寢某月某日銘曰。

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與陳孝廉金城書

世臣自念庭足下辱枉顧荒寓。是日張館陶櫬舟至揚。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達戌。泊得見。又聞尊師孫君不祿。增人淒愴。館陶抱璞不剖。老死風塵。然雅儒名徧士林。循吏續在輿誦。年攻七十。孫君纔以諸生促壽旅次。所遇尤絀。是以雖傾蓋交。而與館陶之道義固結三四十年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稱孫君命。以沒世之疾相屬。孫君學業。真所謂不假良史之辭。卽足下萬里奔會師葬。世臣有生所未聞見。固由高誼絕俗。非孫君何以致此。此豈復鄙文所能輕重者。重辱賢師弟見許之深。不敢自藏固陋。殞思譏作錄于另紙。足下所述孫君世系行治著述甚備。別後縹思。仍有須面詢者。次早走答。而舟已遄發。故並陳其所以。恭肅公遠在趙宋。若是孫氏始遷祖。則宜詳其所自來。因何隸籍。若非始遷。不符書例。曾祖與祖俱有隱德。未能切指事實。則近常談。故書系止及一代。非故爲漏也。妻與子女女夫。子例宜書。足下談次未及。故闕字以備補填。至孫君著述。大都宗漢。則闕宋諸編。自係初地。故稍易其次第。夫好附固爲陋習。而調和亦非真詮。孫君書故未見。然曾略聞緒論。即校子韻疏證數事。其深於漢學可知。由宋歸漢。關造詣淺深。不必更加瞻顧。爲調和之說也。通經略一書。最有裨於來學。天下未嘗無有志之人。大都爲師友所汨沒。遂致稗販經史。徒資弋獲。人心世道。日付頽波。足下以高第弟子。

所望必竟盛業。較復齋通解尤足毗輔名教也。榮名無既。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韋布傳文既罕。傳而盛者則尤罕。良以枝葉單寒。難成蔭實。近世聞人。唯侯魏身俱不達。然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體龐氣杰。不足厭觀者之意。甫及百年。聲稱已減。是其傳否。正未可知。况世臣少本不殖。長更就蕪。貢庶無五噫之謠。握管無雖伏之歎。白華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風摧排。以視侯魏。情事相反。而賢師弟以爲必能信。今傳後。久而益光。恐論者不以爲知言也。然世臣亦未敢自棄。每至臨文。必慎所許。恆慮一字苟下。重誣後世。名山通邑。並聽之造物而已。流水不慚。聊助一噱。陰寒累月。伏唯爲道珍重千萬。十一月十日。世臣謹白。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徵疆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戲覆。以爲名實相副。得報可。時君之曾孫瑩宦游江蘇。以君遺集。援鵠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銅世臣。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舉所自出之伯父薈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襟攀蘂。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后恆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輒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旣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續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先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於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覲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膺察典。嘗外擢方面。遞引疾去。夫豈憇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旣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

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述君勇退無齷齪，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卹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諭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蓋撫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尙書。諡端恪。雍正中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瑛，早世。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閱二十余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致思，輒請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國家俎豆肸蠁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旣者耶？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冉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予韻。儀徵劉文演、孟瞻、齊應劉寶楠、楚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冉徒柳興宗、賓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熙、熙載、王翼鳳、勾生，既各爲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蓋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謾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秦俗，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韻語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曉，常達旦不寐。又以饑經擘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真行，風發韻屬，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適屬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歿。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入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至君。考錄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補繼娶楊氏。生君及和泰。

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鍊。姿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焉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補以其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一月。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寢。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極礪勵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既皆困躉。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纘。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速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第陨而心傾也。悲夫。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塾作雜餉。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詰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徂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慵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僂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焉。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逐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卽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識予。問所嘗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室。樂則慧生。機室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

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旣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遺漢說數十事。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續未就之稿。授君以爲治經式。君旣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嘆。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歛洪梧君。旣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寧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責卽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郛。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貴類。旨奧詞頤。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謀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潤至粵。與阮公商榷。刪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畫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求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鑑。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寢病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艱。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減矣。君獨尙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燕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續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縊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僉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鬻父鷺。乃寄江都。君寡且魯。好學根性。自知讀書。不槩而正。古有都養。抑閭牧猪。十五年所。其精不遠。吁嗟凌君。遠與爲儕。名則旣振。福迺不啻。抉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設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藐詣。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砌於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陳公

讀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閩士。猝遭此變。陳公慎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資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檢遺稿。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廿卷。闡古字通疏義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予族子孟開。約纂輯繪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祔於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仲祖墓。同人以予韻道贏時縕。不可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子韻少工駢文。矞麗常冠儕輩。嗣與孟瞻及予弟季懷友善。因以次締交於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唯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識。備聞二老面商。推之辭。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一變。揣摩塵腐之習。鑽營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僞。則擗擣斷爛之弊與。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塵腐之未能也。然遂袞袞躋清要。爭吉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尚三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當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迄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辰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暖。而讀書如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蓋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與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楚檮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毅。小城。厚積許鄭。尤長於輿地。駢俞正變。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茲。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蓋吳越英雋。略備於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鍛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志乎古必達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迺斷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讀功令。至於廢書而嘆者。不亦深悼鬱滯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唯王樵申受。未幾。王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左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獲一解。連蹟

春官。發生之計更迫。餘之。則因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年以後。小仲嘵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櫻家食不釋。曉槮以養病致於道院。入秋而申受疫沒京邸。子韻旅喪闈館。右軍所謂感兼傷痛切心哀窮不已。又云當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摧剝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卅一諱傳均。舊隸溧水今邗江遷丹再傳璋璉秀。璉次子炳君其胄。以炳後璋璋有孫。孫知好學祖顏溫。母李早世。經楊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維君失職以學顯。吁嗟中材何以勉。孝劍鰲角抱遺書。君子之澤自茲遠。

皇清教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載熙吳縣學生

妣錢氏

考培宗貽贈修職郎

妣馬氏

封孺人

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

君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吳興。分吳江。遷郡城。再遷木瀆。爲吳縣人。至君六世。君深眉鉅目。仰鼻而短脰。面麻黑。頑腹下垂。行步蹇遲。語言齶呐。年逾三十。乃得以縣學生員就嘉慶丁卯江寧布政使司試。領薦赴春官。又輒躊躇。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寧國縣學訓導。庚寅九月奉馬孺人諱歸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箕衍不勝喪。後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歿。有孫懋官。次瓜衍天衍。皆業儒。君質亞生知而力同國學。幼侍貳君習爲詩。稍長。自程誦讀家極貧。書值千錢。輒無力購。致假之藏書家。莫肯出全部。得數冊持歸。計日繳換。然必求要領。寫爲要刪。滄通羣經。尤長禮與春秋。掌鑒諸史。尤熟於志。旁及百家故記。官書野乘。古今專集彙集。類鈔劄記。究其條繙。悉歸於統。既弱冠念漢書至深。至博。顏注既淺陋。復多盜襲范氏。後書雖簡略。而義存實錄。章懷雜集衆手。故有粹惑。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宏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疎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餘萬言。於以正謬補闕盡之矣。凡以植國之體。端由制度。漢氏雖近古。然權泰立法。爲後世濫觴。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詳哉乎其言之。損益悉陳。得

失備見使來學有所依據以當後王取法者既成寓束於余曰此書發蒙啓覆鉤稽黃串然親見其成書或加省覽曾莫能終一卷覆瓿之歎何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誰蓋君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與君皆業荀子嘗推論爲國以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悖亂廢禮當使天下嬰毒禍無可既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誥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博驗寶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氏注出雖得列學官然多入以邪說陰敗禮教其蠱左氏也逾於明攻余涉左氏淺聞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郵示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略陋並爲補綴別爲考異十卷以闡百家淆亂則信乎從訟左規杜之後而加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穢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九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酈氏水經註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羨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臆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足互證與近今志乘之自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萬討未逮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山川之高深變遷流合派分皆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唐宋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臆測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詩雖云贍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略尚多故補註韓集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集注共四十四卷又注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真穎樂逢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流謬觸目隨手糾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里誤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單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繪古書至數唯所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鑑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稿尙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則導源魏晉晚乃頽然自放然而屬詞比事必有所處嗜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氣骨審舉脈絡微至其聲皆然而沈其色黝然而幽爲自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震出盡破唐宋壁壘而自合矩矯一可爲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矯人有問者必就其端議原始要終反覆惟尋使皆洞徹唯少小頃事口復遊處有不暇擇者漸

來久要之賓。又遇僕隸過谿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裝稍潤。有華服數事。交遊復共摘撫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曲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刪定。著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攜稿本訪君於木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后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垂諭方來。莫不珍同鳴寶。功力贏紩。殆難驗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尙易。宋世不刊之書。唯涑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萃材。非一人之力所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探纂。專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述其成書。郡國利病。宅京記。不過摭拾之勤。輦域志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鎬金。而學止一孔。唯日知錄。閑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間出公小考證。仍不免帖括末技。顧宛溪胡朏明。齊次風罩精水地。優義居多。顧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續。專家成名。於斯爲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徵實能窮探羣籍。刊落疏通。大都精當。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君博聞兼綜。同符顧錢。以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采鴻曜。非二君自完邊幅者比。學問之道務。多無龐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籍甚。而萎菲尤盛。余薄植無可指數。因蹟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任矣。竊述所知爲狀。寫付爪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一編君集之末。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真知之者。唯包慎伯之言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翟秀才傳

秀才諱翬。字儀仲。姓翟氏。吾涇之水東人也。本泗陽張氏。遠祖有爲漢王大將者。漢滅。其子自鄱陽避難至水東。依翟氏以居。冒其姓。支裔繁衍。而真翟氏顯衰弱。今別爲老翟家云。秀才貌癯而善病。耽思寡言。慎交遊。與先子特善。乾隆丙午。先子始肆力爲詩。戊申冬。先子與秀才同爲吳氏客。出詩百餘首。屬秀才點定。秀才嘆絕。亦錄其五七言尤善者十餘首。以質先子。始相引焉。道義交。己酉世臣侍先子至郡應科試。始得謁。王子先子病痔甚。挈世臣自白門歸里。而秀才已以是年先期謝世。年四十一歲。無子。癸丑世臣求藥物於水東。因過秀才墓。作詩

曰。忽忽過荒墓。長懷翟秀才。神期乍譚笑。文采竟蕪衰。寒谷泉空咽。斐楊葉自摧。誰憐零草宿。蕭颯北風來。世臣返。爲先子言秀才墓荒涼狀。並誦詩。先子唏嘘不自勝。久之間曰。兒詩大似儀仲。何以能此。不肖言自入九歲侍几席。常課學。輒自讀文選。嗣大人從戴氏假得全唐詩。不肖繙閱之。常徹夜。心有所觸。輒效爲之。積累五六百首。大人病不敢以請。先子曰。吾喜詩晚。又苦腹儉。不足稱其意。兒能終吾業者異日當以此致大名。洎先子棄養。不肖負米產轉。秀才自錄詩稿竟遺失。近唯記其病鵠曰。洒落凌霄翰。蒼苔緩步行。窮愁但有骨。江海豈無情。露下寒生晉。松陰影獨鳴。寰籠伏蟄跡。得意尚縱橫。歸燕曰。歸燕歸何處。高秋影漸稀。慕儻非盡室。舍舊獨知幾。翠幙涼風冷。銀塘白露晞。存身深閉戶。還復候時飛。吾涇在唐有萬巨者。太白贈詩云。吾愛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一來遊。相歎詠佳句。是必工詩。然片字無存。唯許棠列於大歷十子。全唐詩錄其五律二章耳。閱宋及今千餘年。未聞有知名士在人口耳者。先達侍御趙星閣先生。先子之業師也。嗜爲詩。自刻其各體詩二千餘首。爲漱芳居詩鈔。亦以五律爲最工。其渾厚過秀才。則居俟之然而完善精到殊不及。工力固不可誣也。胡玉樵世琦庶常亦嗜詩。前在都下。曾出其稿本各體千餘首見示。夜郎自大。非求益者。才氣固可造。而未就軌範。非秀才比也。然近人爲詩者日益多。又未見有能及庶常者。才難之嘆。豈唯吾鄉。秀才故蓄一端硯。誤碎於地。因仿毛穎爲端硯傳。以自况。文多不能記。不審其族尙有傳本否。世臣蹉跎至年七十。日內自編前後論文之書。因補爲此傳。使訪詩于吾涇者。知許君之有繼聲也。

論書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達世倫。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援鑑。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問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

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搨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研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墨。乃見古人抽毫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旣心儀適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漸縱游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王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籍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綫。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鉤。吾就此垂五十年。纔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蓋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嘗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寃其氣。丙寅秋獲南宋秦夔廟堂碑。及秦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於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王河之謗。唐文錢隸之議。既屬夢囈。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遁得其反。銳精彷彿。一年之後。書有中綫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染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鐵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遠。吾子其祕之。予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良終乾。南宋以

後畫皆始異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瀛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於副毫。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彷。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既乃集前後所言。援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管。擗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於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而翰風尚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淳黃均脩存。餘姚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汪。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良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圖發善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旣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別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於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其術卒不肯言。

拒之則管當食指節。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足。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不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滑。點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撫卵。而筆鋒始得隨指裹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於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擗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脚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用。而不注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頹。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於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毫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良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著紙。卽逆而毫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鑄字。畫右行者。其鐙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鑄也。指如搘。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第三勢之妙。而譽達掠啄疎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著紙。卽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良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畫。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毫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毫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於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尖成尖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於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卽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鉤皆成扁

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鋪。中郎見刷牆墨痕而作飛白。以墨帶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渙。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良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真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撇筆。俟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顧伯計白嘗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圓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且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於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刀邊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30. 過書下

書藝始於指法。終於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於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樞括也。隸字即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入畫而備八藝。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祕。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似。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臺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著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鉤未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末。著馬即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著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既著馬而未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

類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鋒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執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啟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繪娟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於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即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於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後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真書碑版。不傳於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於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賓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王潤白騎追尋。達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鍾。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奔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臻於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著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鸞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逾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焉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尚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

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入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於心而膠於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董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譁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為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勢而歸於逾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焉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沈痛不減而體稍陳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擅事增華窮情盡致而殷若碑涅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鄭閭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童草當是西晉人專精察體之書無一筆闖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儻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儻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

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烟。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清韻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韻。研圖注繁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鵠銘石闕二種。蕭散俊逸。殊途同歸。而鵠銘列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坳。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

刀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擅於密。字書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辨則生氣窮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極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刀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鵠海鷗之態。張公清頤。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羲。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儔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絕法。臻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

齊雋倫羅碑。措畫結構。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尚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談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鑑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刀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鄧文公中羽墳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峯山詩。達鵠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峯嶧嶢兩山刻經字皆方寸。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染帖所摹。於是又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縱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縱。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於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擣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

迹象可尋。其中藏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倅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藏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藏。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藏無不圓滿逸麗。其次劉文清中藏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藏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滯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頓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頹。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頑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即北宋棗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審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齷笑儻妝。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剥蝕之餘。尙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樹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廩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遺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閩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

崎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鷙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蟠強。有猿騰蠻屈之勢。周墮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父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羹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焉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鶯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擊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於百鶯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德如儼羸強韁。布武緊密。范的如明珠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屬。徒飾巒嶺。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雪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縱陽門三大字。在安徽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畫摩龍鏘附鳳翼六大小字。尺寸與縱陽門相當。比之則腳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庚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鵠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鵠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鵠銘。始知古人鵠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蘆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造達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鵠臺王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養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相安。選就形時橈。常能伏紙牖。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較營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裹。筆毫辨微芒。水墨分纖麼。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震合弦。管巧知扣筈。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懶。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奮。俗學貪速成。錦鸞被齋跛。步顛擁肥姪。趨歐牽病獫。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花之精厚而爲蜜。其聲沉而爲墨。紙中亦無花樣。乃爲蜜成未咸之先。則採與醸大有事在。贊總十句。言競之事。只今八句。言探之事。凡作書無論向誰。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之所爲。骨者毫之所爲。血者水之所爲。肉者墨之所爲。筆爲筆之精。水爲墨之體。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則毫不裹鋒。則墨受覺。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抵能揭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墨臺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造韻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說云。萬毫齊力。予嘗弔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初。誠隱觀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變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識秘多。啓籥恃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轉黃初終。形體隨偏精。如松對月闌。如柳迎風嬝。(晉之大局。以氣爲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之。無不如志。古人之繼發開矣。)請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頗。注墨枯毫榮。晨毫糾異姿。(字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接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勾。不頗則骨不靈。圓則按。出以平頗。是爲皴轉。方則平頤。出以按提。是爲翻轉。知皴翻則墨自不枯。而毫自不萎矣。此伎轉之真詮。古人之秘密也。)尤有空盤紓。與草爭眇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真草同原而異體。真用盤紓于虛。其行也虛。無迹可尋。草用盤紓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觀。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隴靈。力必通身俱到。不論迅遲。逐符之用神。草真之機合矣。)真自變歐褚。抽掣同發筈。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覈。(字有方圆。本自分家。方者則蘿。圓者用綵。方不能翻。則薄而爲淡。圓不知皴。則薄而爲濁。洞南用綵多。行以抽策。始能用蘿多。行以掣筆。抽用嵌提。掣用平頤。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蓄鬱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精。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駁。先路道慤勤。邊途聘駁駁。旨哉雙楫篇。後屋附諸左。

論著十二絕句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懷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第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撫從略焉。己卯季秋。書於屋下西司公廬。

程隸原因李篆生。篆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望。

說詳筆譚。自其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履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禁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
意變古也。

呂墓翻仙接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皴流弊。具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
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榮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鏽般若。便齊李蔡起三峯。

榮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數若碑字方一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
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鑿。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鵝銘相近。而端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苦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峯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鄒超。謝萬常疑其父
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碑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湖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謂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充頃只今留片石。猶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充公頃。駿相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沈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爐冶。轉毫猶憊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童力。蘇資縱奇絕。問津須是到洞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據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頌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造慶天成。曰神品。

阻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謂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雖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五品。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昧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並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紹以

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逕包世臣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劉墉小真書。

能品上七人

姚鼐行草書。

釋邱山真及行書。

宋珏分及榜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榜書。

黃乙生行榜書。

龍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笪重光行書。

趙潤草榜書。

劉紹庭草榜書。

翟賜履草書。

周於禮行書。

翁方綱行書。

巴慰祖分書。

張惠言篆書。

錢伯坰行及榜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釋雪浪行書。

高其佩行書。

程邃行書。

金農分書。

袁枚行書。

朱珪真書。

周亮工草書。

吳大來草書。

張照行書。

吳襄行書。

王澍行書。

梁巘真及行書。

于令滂行書。

顧光旭行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汪庭桂分書。

陳希祖行書。

蕭雲從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陳洪綬行書。

紀映鐘行書。

張鷗翀行書。

朱筠稿書。

鄧石如行書。

朱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程京萼行書。

趙青藜真及行書。

程瑤田小真書。

汪中行書。

陳淮行書。

程世淳行書。

伊秉綬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真書。

陳奕禧行書。

汪士鋐真書。

于振行書。

孔繼涑行書。

徐良行書。

錢灝行書。

翁方綱小真書。

諸書

朱轡尊分及行書。

釋道濟行書。

錢載行書。

巴慰祖行書。

墨涵行書。

姚鼐小真書。

李天激行書。

張桂巖行書。

王鴻緝行書。

查士標行書。

何焯小真書。

陳鵠年行書。

蔣衡真書。

趙知希草書。

桂馥分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谷際岐行書。

錢坫篆書。

洪梧小真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方觀承行書。

華蟲行書。

商方小真書。

吳俊行書。

林佶小真書。
董邦達行書。
秦大士行書。
金榜真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寶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鑄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跡。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鑑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真書。

答照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圓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毫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毫。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書譜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

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箸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跡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毫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脚忙手亂。形質尙不備。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寫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雋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窯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真法。蓋端莊平直。真勢也。古人一點一畫。昔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蓋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著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妄。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惰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真書以平和爲上。而激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惰性。則不得爲人。惰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勤。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閻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尙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濱。不分中邊。一自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

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纏，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纏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臺賛，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臺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與稱門戶。當是右軍書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余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鑿畫黃庭也。內帖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鵠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景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能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家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壓蠅搏擊，逾而不褊，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尚可想所向無空闊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宋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

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頗有行步媚譽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闊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致應藏身，志在東瀛，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體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蓄雞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鵠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卽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腳。必極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以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郵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與。上下直如黃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與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處相關吳與書。則如市人入闔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吳之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與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纏之曲直。活入非果得於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辰寢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揚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辟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志。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畫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着手。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散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性。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一弊去矣。寶晉齋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鳩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尚精。擬之貴似。先擬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寓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廩諸書。其行書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橫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焉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朔於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皆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祕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秦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圓。確

燥則長短皆屬。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圓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為最整。河南為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毫璽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為直。而視後來則猶若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趙生間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僞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誤。逸少彷彿書勝於自逞。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開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卽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為枕中秘。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為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構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為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為裘必僂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避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逐尋。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辰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覩。乃為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閱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為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

形質性情。無不奔會曉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造鐘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焉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懸。又言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一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歲。會蘭亭尚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辭官。葬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理。是右軍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焉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事。况安爲大令父執。已又係其故吏。卽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辭鄰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尙貽議。以靈寶之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况自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汗磣。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當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尙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卽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奔外住。仁祖日往。尙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省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汝領峨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也。不一二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痼。痼疾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屢。帖稱家長。是固兄之稱耳。其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愚慚。非臨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侂胄者。書必出大令。或其

時大令書尙多，集字精刻，以誰僥倖，未可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僅六十三。而李氏顧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女，皆鄉夫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牀坦腹，右軍尙少，焉得有妾，反長於壻，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宇內罕覩。潭終大觀寶晉諸刻，具體宋人，停雲鬱岡，悉成趙法。卽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不乏趙毫。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真跡上石，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遷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尙無筆。鑒復有舛，故旱凜帖虎兒書，告淵明帖東山帖，謝莊詩帖，雖騷經文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責着帖，景德書，思想帖，秋深不審帖，皆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皆僞書。悉令賓入，其真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雙鉤懸掣，指實掌虛之妙，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實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啓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秘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道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榮邸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流，優然若接，不受點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淮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王、徐仲平、魏會容、葉東卿、方彥、聞胡蘇門。

昔臨平原祭姪稿後，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卽命安志忠將精兵守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靈城，常山與其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附近諸軍。改命蔣欽湊率軍落洞百人圍練兵七千守土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議之。

謀假祿山命召欽湊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曳落河。而散土門之衆。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千年已聞總被擒。指揮從騎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州。送欽湊首。並邈干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張遇。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州更其表。別遣送都。沒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州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惟)不受代。祿山命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兵起。欽湊等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焉縣尉賈載。穆寧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邈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已定十四載。上日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關土門事。文爰開土門云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攻刺蒲州。泉州及得歸蒲州。平原命泉州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州先至東都。求得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續眷屬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襯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尉腋。不與之謀。軍國。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遠結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睢陽。司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驚曉。而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爲之垂流。甲辰八月。倦翁記。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清太僕卿。一太僕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志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玩其筆勢。斷爲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於此拓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貴毫端。八面充瀉。更無假於外助故也。率更晝晚而竊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壯實。近晝教經。醴泉銘。據素賦心經。莫真。皆貞觀時書。其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逾麗。晝道習法易。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敘分勢而爲之。至率更出。始疎曠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尙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關於後者乎。率更碑版傳世者。悉傷磨剗。卽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年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志極沈毅。夫人志稍加研雋。蓋藝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爲闕通耳。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見山陰家法。爲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子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尙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鐵隸之誚耳。然鼓努者。屈鐵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脚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之歟。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於草者。正以其草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爲腴詞掩意。故刪淨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於南宋。今傳者止其敍說。白石所續。非吳郡指也。臆測其目。嘗爲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爲變勢。遂能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於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蘊生震伯。嘗共喻此秘密。道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閩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閣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倣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遺筆處極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彫琢。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沓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無程略。爲刪裁返朴。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於拘束。彫琢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聞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旣極。略近瀕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希風無從草法如綫。藝林實載其功矣。蘿生曰。先生擬書譜。嘗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答之文。極言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繪蛇之盛業。視擬書譜相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聞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焉之。以實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略存其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擗不及處。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而頹墨挫毫。不無碎缺。少師鋪毫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尚褊。鷄踽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真不傳也乎。次年二月上丁。晨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疑雪如掌。目眩指尋。不復成字。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實。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至今實爲草聖。宋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漢晉相承草法。

吳郡傳衣未遠。非由冥悟。余前讀晉書。於此章句。視為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瞞。是以釋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雖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寧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寧筆勢。固如銅牆鐵壁。而虛和適麗。非其所能。尙留片席。俟後來者自擇所處。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清堂。其本未見。宋以後彙刻本。草行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多失錄。出多坐聳。毫折僵創。俗工射利所爲也。臺灣上人以余能援畫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道吳郡之源。其意甚盛。故爲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強。若龍蟠天門。虎踞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似奇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羣本。閻帖用筆則依祕閣黃庭文房畫贊。而參以劉宋爨龍顏東魏張猛龍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意。蓋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一正面。以俟異日。或得澄清堂本。證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後幾次。及釋文亦互異。又句讀多不可識。余故據史傳。搜文稽世。爲之移併。隨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別以真書釋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書都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爲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閩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爲名。都司馬名曇。字重熙。鑒字道微。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爲司馬。道微嘗過王敦。留姑孰。撫時爲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都氏有舊。然重熙未嘗膺梁益之命。或遺信而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簡不解渴。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翼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軍爲敦從子。至承器賞。撫以府寮爲私人。故與右軍特厚。太寧二年。敦爲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入西

陽蠻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附下。照右揮羽祕書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引爲從事中郎。旋出爲江夏相。監西北軍。鎮襄陽。歷守豫章。代毋邱。監巴東軍。刺益州。計自太寧三年至永和五年。適廿六年。是年大將軍褚裒北伐敗績。悠悠如何可言。蓋指此。玩詞意。是久別得書而復者。嘗卽附總之先書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答之。右軍以永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數達也。修載名晉之。王廩世將之子。爲鄱陽太守。故云在遠。司州名胡之。字修齡。修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永和五年石季龍死。朝議以修齡有聲譽。用爲司州刺史。以綏集河洛。辭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兗五州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舉爲然。與右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帖刻者。戲鴻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上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往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屬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營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爾不信。具示爲欲廣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檢扇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喬入扇爲亮後。恪旣族。攀仍後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卽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爲會稽太守。顯或南依恢。故右軍得在都見之也。上距東移蓋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當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無。唐臨及閻帖有之。今依舊。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書。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撫同擊范賁平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熹。(熹乃西晉校屬別一人。)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未附致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至摯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也。如迨其謂之還。不謂矣。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回鄙情。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參朝政。有遺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誤。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連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風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藥。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盜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藪載安吉書。別帖有虞義與適道此。或卽其人。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

來寄櫻桃青李。日結勝子。皆濃盛爲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莫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菜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予者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稟。下此。此會稽胡桃。卽撫前所致者。故云彼以明之前列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此帖爲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且汝都邑動尋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住數畫問無他仁祖日往舊羣悲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也。撫已由征虜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當進爲鎮征。極州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鎮西。其卒也贈征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數使。撫前助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請也。仁祖謝尚字。尚弟奕字無奕。升平一年五月。尚卒。朝議以尚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尚刺豫州。北伐慕容雋。明年卒於軍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書。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焉。憂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間。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恆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土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由江陵移鎮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辭鎮歸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土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爲土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旌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異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峯領峨眉而旋賣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聽於彼矣。

如彼瘠晏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所無。是當時語鄉。讀如鄉也。吾見於夫子之鄉。言屬本古之名邦也。或以爲無一鄉。或以爲有異產。皆誤。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余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還耳。以諭要欲一遊目。枚領非復常言。足下但嘗保謐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政。撫以太寧二年自歸。至興寧三年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游歷顯職。史雖不言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尙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尙未果之故。以堅其約。當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譙周有孫高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獨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驥。李壽據蜀。三徵而不應。今爲所。言獨已內屬。在察也。猶在帝左右之在。連下九字爲句。云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平下十四字。閣本亦別爲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爲一。文義爲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爲江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氣節。乃懷柔反側第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未必非此書啓之。撫欲炎之士。觀處安吉帖。止敍弗諭。實是未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嘆書。何能悉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吾前是詳內史後語。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不決。作方者。襲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之也。此帖嘗與方回。方回旣姻親。又同志。故指

辭直爽。胡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憲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兩告字。各本俱作苦。傳撫誤也。晉人言苦。皆謂病。帖意殊不爾。此此會稽。遲。謂羣塵不及。想必果言焉。句。告有期。屬其先告來期也。知足下行至。果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爲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軍初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謂其代荀緩爲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理極差頃。比復勿勿來示。云與其婢間來信。不得也。永與今蒲山。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駛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目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鷁搏擊。饒有不草使轉從橫之意。但發波時有剩墨。以爲憾耳。嘉慶二十二年在都下。爲新建余鼎鑄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此書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蓋二十年來。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緣。安吳包世臣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裏筆不裏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藩籬。數他家之竇耳。雖然。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筆之變備矣。然未嘗出裏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頤三字。有一二裏筆。自係宋人摹鑄。間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既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幻化出其中矣。裏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爲短長。排闥之雄。弱者爲便僻側媚而已。故二王傳書。雖中間閒畫。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疎越。一唱三嘵。無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也。渤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鷺鶴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永興祖述大令。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敘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裏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裏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裏鋒側入。李顥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裏筆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悔散。每以裏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裏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齶齒墮譽矣。晉書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裏筆。方自詡焉。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爲下乘乎。僕學裏筆。廿年而後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尅除之。又十年。乃見裏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祕密。裏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鍛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龜手藥。雖出江頭洴澼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溼。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淳祐本。北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

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紙筆雖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賈恐轉拓轉肥乃磨治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爲貴宜唐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大令抽鋒殺字故肆豪邁古人謂爲得王筋者豈不以其率掣勁健駿快奔奔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渤海矣。修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遺諸城爲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以法至諫讓謾命經而絕。坡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苦出入無操縱。董苦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閣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謂。遠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折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疊點畫放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映以作插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自成萬態。然其心思猝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必責以倨折瑣瑣之節則朽木爲柱。有不能辭其誚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置節尙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尙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茲冊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己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士。宛平之婿。而諸城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諧於宛平。宛平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於碑帖無不徧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聞。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諸城冥悟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於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僕嘗謁諸城於江陰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協。諸城曰。吾子論古無不嘗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耶。吾書以拙勝。頗謂遠絶太僕。僕曰。中堂嘗嘗見太僕書乎。太僕書傳者。惟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彙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作僞。中堂焉

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中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數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清愛堂帖。被鉤摹者。以世行僞吳興法。逐字移改。至爲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鐫者。皆小真書精妙。不減墨迹。諸城有搨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疎散韻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答。皆妙絕。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記之。

予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寸。行間頗任意。而樸茂中自在恣肆。絕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時書。幾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右軍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爲百世學書人立極。降至趙宋。揩塗鐵刷之字行。而其法絕於人手。遠停雲戲鴻鑿國渤海諸帖。紛出而其法絕於人目。余得南唐畫贊。棗板閣本。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郎邪臺郎閣頌。乙瑛孔叢般若經座鵠銘。爨龍顏張猛龍諸碑。始悟其法。作草雖縱逸互用。其環轉連屬。有自三五字至八九字者。而用筆潔淨。牽掣悉歸平直。無一筆傷偏軟繚繞。作真必斬盡枝葉。流注迎送之迹。至不可見。而用意飛騰跌宕。筋脈滑轉。如懸巒懼電。無一筆板刻紙上。篤守此法。盈科而進。未嘗不具放海之勢。無如冥悟雖深。實證終淺。又自珍正書已甚。每以行草應求。及目光昏故。正書盈百。非返視數四不成。十數年來。幾於絕筆。近更精力疲憊。頗恐正書一脈。所明遂湮。復勉爲之。此其一也。月前爲揚州詩僧碧溪作十七帖疏證。字數累千。碧溪諱請熙載震伯墓勒流傳。與此同是合作。然彼草則俊勝於莊。真則莊過於俊。此本莊俊相涵。較焉得矣。道光癸巳季夏。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書樟字爲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字內。稱爲華亭後身。華亭爲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形。蓋由未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錄季海。參證於北海裏陽。晚皈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爲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裏陽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去筆時形偏謁也。翁御酷

嗜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為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雲乃自成童時。已駸駸能發家寧之勢。而侍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墨之役。零章斷簡。收檢弄藏。珍重異聞。過於舉世之辰轉泥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竄易而別寫。雲乃以銜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御所廬。斷不可不使流傳。故剪裁集為四言詩以迪觀者。裝成後。名流借觀。歡喜讚歎。快如牛腹。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世其家者。推大小歐陽。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樞不如梨。以習見而易視也。今雲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鑄爐於殿前。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珣。次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羣以為所缺者乃民字。遂指為東晉之石。召鑄工穆大辰。拓之數紙而石損。大辰攜碑去。遂為所匿。壬戌予至吳訪大辰。許以重值。求一紙不可得。後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尙多數十字。其書渾厚而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四德無虧。斷非烏衣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歿日。其年不可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為晉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崩建生。係永和己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晬。安得有次子珉哉。東山廟係珣捨宅為寺之舊址。亦斷無葬母於宅中之理。虎邱至唐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審矣。廉方得此。珍為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廉方以原石既亡。欲囑予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而歿。仲遠為終其志。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覩。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與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半臺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與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與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

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與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嘗達女工習繁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嘗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貨。嘗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輒擁腫拳曲。遇弱紙卽被裹，遇強紙卽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半毫尤圓健。示以與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尖根間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失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於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真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廁其間。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泰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褪毫，尖盡秀。而筆身仍飄好不僵也。予先後徧贊於嗜畫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與源之爲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泰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予旣記兩筆工語爲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筆。潘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參。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嘗授藝以助虛哉。參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祖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

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侵凌，其氣浮於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才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處，以彼虛靈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黃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頤皆肥澤如粉粧。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歎人以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於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鎗。以虎口實攝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繩綫。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托墮於數寸之間。遮閉周匝，敵仗無從入犯矣。其用有數：有打。其法曰二。曰又。二以取人，又以拒人。此又則彼一。此二則彼又。又二循環。兩鎗尖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氣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爲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於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選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矣。竹齋以嘉慶庚午歿於揚州，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歙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誅。延則莫邪之長刃。鑿之者斷。斧則莫邪之利鎗。嘗之者凜。竹齋知此意乎。兵要在平善附民。委身於桿。斯其術矣。敬事無曠，敬敵無曠，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激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激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爲摸志卑則堅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於書道無涉。不知使鎗桿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嘗自題執筆圖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鵝羣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煉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

有輕重而萬毫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事。乃深合書道。故附錄于此。使來者知觸類而長。求有餘師也。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鐙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注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濟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銳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予初識寧化伊墨卿。秉綏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也。因從周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不佐管外。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卽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誤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為運轉。其實非也。及在都署陳玉方侍御。侍御尤為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大請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卽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啓鑑出繩索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為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摯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記之。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嘗號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霸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

而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獻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詣生筵。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鷺。有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較繚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鋗。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閩人十數。弄藏至官。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秘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書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闕母石。闕燃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識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簇。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闕闊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嘗額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逾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鵠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雖既成梅氏家益匱。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屨擔絳。偏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斂修撰金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爲修撰所器。編修見山人書于市。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止齋真跡。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修撰卽備禮客山人。修撰篆廟甚壯麗。其楹皆真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而石極既堅。不便磨治。架屋而臥。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運其傾服至此。山人倚居修撰家。編修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曹文敏公。文敏嘗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芒鞋策藜。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藜過轅。

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乃至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轄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薨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蹶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尙書兩湖總督畢沅。尙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葵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坐慙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卽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今鳳臺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修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去家尙千里，吾不及終待，慄伯矣。遂解縗。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尙璽（後更名傳盛）尙幼，山人書至駁，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於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於真行草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湯湖錢伯坰、魯斯先生，皆與余爲忘年之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褚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在，吾不敢復攬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撫其

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毫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接鐘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挽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謳。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於編修與文敏也。

刪定吳郡書譜序

考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評者云。後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之遠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馳騁沿革。物理當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處專精。時逾二紀。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鬻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能舉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内。殊皴挫於毫芒。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庾郗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未行未。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精傳熟法。則好矯偏固。自闕通規。加以趨事適時。行草爲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至於伯英不真點畫。狼藉鍾繇不草使轉。縱橫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闇。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奪。四合也。偶然欲善。五合也。心違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闊。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

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
綵妙。雖述猶踪。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宏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繁去濫。觀迹明心者焉。至於諸家辨
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若乃崔杜以來。蕭何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
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康臺不傳。搜祕將盡。偶逢誠賞。時亦罕窺。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
後。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鷁鶴花英之類。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
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
鉤鑄盤紝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
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述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撓。詭辭異說。非所詳焉。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右軍之書。
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
善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清多佛鬱。書畫讚則意涉瓊奇。黃庭經則怡懶虛無。太師箴又從
橫爭折。暨乎蘭亭與集。思逸神超。私門誠晳。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曠寥之素。
馳神睢涣。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大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
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
者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
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故以達表陰之情。體
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
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考之卽事斷可明焉。
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滑。或折挫槎梗。外耀鋒芒。察之者愈

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躡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撻突。誠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摹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大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貲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端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貲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滻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逾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翳。而體質存焉。若逾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迤。剛很者。又端強無潤。矜斂者。第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纏。遲重者。終於蹇鈍。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遺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而不同。留不常遲。遺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鑒。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繡龍龍。竟斬真禮。得魚獲兔。猶怯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旣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緲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蔬質毫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韻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絶羣。則伯喈不足稱。良藥未可尙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創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與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功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織

認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吳郡論真草。以點畫使轉。分屬形質情性。其論至精。蓋點畫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則謂之無使轉。使轉力求姿態。易入偏軟。偏軟則謂之無點畫。其致則殊途同歸。其詞則互文見意。不必泥別真草也。余近仿真草千文。爭坐位。見其下筆無不直者。乃知古人無論真草。皆遺以篆意。故形直而意曲。是爲真曲。若求曲於形。失之轉遠。近悟如是。附記於末。道光戊申九月七日。重校書此。